

社恐碰到病娇会发生什么？

他小心翼翼问我：「我把你锁起来好不好？」

我眉开眼笑，好呀好呀

社恐表示，真的很愿意。

小透明社恐 X 斯文败类病娇，双向救赎 $\xi \nabla \beta =^3_{=3}$ 《娇锁》已完结。

「我把你锁起来好不好？」近似哀求的声音又出现在了梦中，我缓缓睁开眼就看到了窗外熟悉又陌生的建筑。

空姐的提示音响了十分钟之后，飞机才平稳地落到了地上。

飞机里的乘客都已经走完了，我才戴着耳机慢慢走出去。接机口等着的人很多，我却一眼看到了其中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眉眼的那个人。

他走到我面前，我无措地低着头，小声道：「老师。」

他一只手轻轻捏住我的下巴，迫使我抬头看他。我看到他眼睛里无数细碎的星子，一张过分好看的脸被口罩遮住了大半。

「小没良心的，知道回来了？」

1

我第一次见到路宴，是在他的课前。

大三的第一个学期，我们多了一门金融市场学。我抱着书独自走进了教学楼，身边有同学零零碎碎的交谈声。

「听说金融市场学的教授特别年轻。」

「好像是刚聘来的。」

「啊？那不是没什么教学经验？本来就听说这门课又枯燥又容易挂科.....」

我一只手戴上耳机，脚步默默地慢了下来。

上课铃响了以后，走廊里几乎没什么人了。我看着空旷的走廊，心里才觉得舒服起来。

「同学，你迟到了。」我刚摘下耳机，身后就传来了一道男声。

耳机从我手上落下去，我连忙说了句「对不起」，头也不抬地跑进了教室。

我精准地捕捉到最后一排那个角落的位置没有人坐，正要走过去，就听见身后跟进来的人说：「同学，后面没有位置了，坐到第一排来。」

当场我就石化在原地。

「同学？」好听的声音像是催命符一样落到我的耳朵里。

如果他再叫一声，我可能直接当场就暴毙了。

我硬着头皮转身去了第一排，幸好第一排一个人也没有，对我来说也是一件不坏的事情。

叫我同学的那个人直直走上讲台，我听见身后一大片吸气的声音，随后就是此起彼伏的窃窃私语。

我把书和笔记本在桌子上摆好，刚抬头就看到了那个人在黑板上写下的苍劲有力的两个大字。

路宴。

我用余光悄悄瞟了一眼讲桌后的人，终于明白了身后发出声响的原因。

近段时间刚火起来的男团，好像都没他好看。

路宴伸手扶了扶他那高挺鼻梁上的金丝框眼镜，抬起头看向讲台台下。

我连忙低下头翻开手上的那本书，好听的声音从上面传来：

「我叫路宴，这学期负责你们的金融市场教学。」

身后一阵欢呼鼓掌。

「我的课不点名，不喜欢不用来。」随后就是他翻动书本的声音。

好像底下无论说什么都与他无关，他只要讲他应该讲的。

但是出奇的，平时安静不下来的同学们，在路宴的课堂上都特别的安静。这倒是让我觉得很舒服。

本来我以为金融市场会成为我大学里最喜欢的一堂课，直到快下课的时候。

「唐漾。」路宴的声音在讲台上响起来。

所有目光在交错过后集中在了我的身上。如果当时我脚底下有个洞的话，我一定会直接钻进去。但是我脚底下没有洞，所以我只能硬着头皮站了起来。我死死盯着桌子上的课本，视死如归地等待着路宴的提问。

可是路宴没有提问，他说：「嗯，你就作为这堂课的课代表吧。」

.....

我，唐漾，一个社恐人员，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当场就要裂开了。

2

因为路宴，我向学校申请的楼顶单人宿舍的初衷被粉碎得彻彻底底。

明天就是金融市场学的课了，今天我的宿舍门差点被女生们给敲坏了。

门咚咚地响起来的时候，我刚打开那个熟悉的论坛。我合上电脑，叹了口气才走到门后。

我打开门，眼睛匆匆从门前女孩的脸上扫过，最后目光停在了她粉色的睡衣上。

女孩把作业本递到我的面前，她甜甜道：「课代表，这是我的作业。」

我看见作业本封面上她的名字，有点熟悉却又想不起来。我嗯了一声点点头，从她的手上接过作业本。

正要关门的时候，这个叫冯玥的女孩将脑袋伸了进来。

「课代表，你一个人住在这儿啊？你不会害怕吗？」冯玥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棒棒糖喂进嘴里。

我摇摇头。

跟你们住在一起比较可怕。

冯玥走了之后我才想起来，为什么她的名字这么眼熟。大一新生报到的时候，就是她一定要帮我拿行李，还提出想跟我住一个寝室。她的操作我现在想起来还是一阵窒息。

我将她的作业本放在一叠作业本上，打开刚刚合上的电脑。

电脑屏幕上是一个小众的经济论坛，这是我大一上网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当时觉得自己说不定能在这个论坛上学点什么东西。

一玩就玩了两年。

右上角的聊天室图标跳了跳，是我最熟悉的头像。我连忙点开，对话框就在页面上跳出来。

【哦？】

简单的一个字，我知道他是对我昨天的消息的回复。

我下意识地点点头，开始在键盘上打字。

【哎，那个教授长得是挺好看的，就是走到哪儿，同学们的视线跟到哪儿。也不知道他怎么受得了，要是那么多人追着看我，我能恨不得挖堆土把自己埋起来。】

打完又觉得很合适，全部删掉又重打。

【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要让我做课代表。】

发送完后，想着对方可能不会那么快回消息，就开始整理起了刚刚同学们交给我的作业本。

一边整理一边叹气，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不想当这个课代表。

刚整理好，对话框里就来了新消息。

【那就提出来，不做课代表。】

这.....

【我说不出口。】何止说不出口，我连跟路宴说句话都不敢。

这次对面回得很快了。

【那就做课代表，也没有什么。】

.....

【说就说！】我狠狠敲下键盘。

这个人是我刚玩这个论坛的时候就认识了，当时看了他的一篇关于剖析现代经济现况的文章，在要退出界面的时候不小心按到了键盘，写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字留在了评论区。

当我发现评论区没有删除键的那一刻，我是想立马销号退网的。但是当我还没来得及销号退网的时候，这个网名为 Q 的博主就找了过来。

经过一系列社死现场之后，我最终没有销号退网，还和 Q 开始了网友关系。

我看着对方发过来的「加油」二字，觉得一股热血冲到了脑门。

电脑旁边的作业本已经收齐了，我站了起来，决定说做就做。

我抱着作业本一路冲到了路宴的办公室外面，门关着，我腾出一只手来敲门。

「门没有锁。」声音那么好听，可惜说的话声声都像我的催命符。

为了接下来一个学期的幸福生活，唐漾冲鸭！

我鼓足勇气开了门，这是间独立办公室，里面只有路宴一个人。

「作业都收齐了？」路宴从电脑后面抬起头来。

感受到他的视线，我连忙低下头，走到他的桌子旁边，把作业放在他的桌子上。

一、二、三！

「老，老师，我可以不做课代表吗？」

我死死盯着我的那双小白鞋，心理默念着「可以，可以」。

路宴点击鼠标的声音停了下来，他的视线落到我的身上：「为什么不做？」

啊！为什么要问！

「不.....不喜欢。」

「为什么不喜欢？」路宴的声音没有起伏。

我哭了。

「老师再见！」

等我走到教学楼下，才想起来我跑出来的时候忘了把路宴办公室的门带上。

突然，耳边吹过的每一缕风都带着致命的尴尬。

3

【说了吗？】

我刚在电脑前坐下，就看到对话框里跳出来的新消息。

【真是丢脸死了！明天还有金融市场学的课，不知道我今天晚上睡觉不盖被子，明天能不能请病假不去上课。】

我一口气打完，发了过去。

不一会对面就发了一串省略号过来。

【.....】

【你作为课代表没有去上课，老师会不会要求同学把知识点带来给你？或者让同学来告诉你作业是什么，方便你下次收作业？】

一想到明天会有同学到我的宿舍，对我嘘寒问暖，顺便耐心地给我讲解课上的知识点，我就觉得自己立马就要炸了。

算了算了。

第二天我顶着黑眼圈到达教室的时候，意外发现从来没有人坐的第一排已经被同学们占完了。

太好了！老天保佑！

我拎着我的包开开心心地跑到了最后一排，最让我开心的是，最后几排都没有人。

市场金融学真是太好了！这真是我最爱的课了，做课代表也没问题！

「课代表怎么坐到那么靠后？」路宴站在讲台上，目光穿过前面的同学落在我身上，「坐到前面来。」

我上辈子一定是挖了路宴的祖坟！

同学们的目光齐刷刷落地在我的身上，如果不是怕会上校园新闻，我一定马上从旁边的窗户上跳出去！

我看着前面几排根本没有空位的课桌心里窃喜，表面上一副为难的模样。

就在我以为我会逃过一劫的时候，冯玥朝我招了招手：「课代表，你坐我这里，我到后面去坐！」

你是雷锋转世吗？这么乐于助人？我欲哭无泪地抱着我的包，一步一步走到了第一排，每走一步都觉得自己的脚下仿佛长了刺。

幸好我刚坐下，路宴就开始上课。

今天我破天荒地多看了路宴几眼，每一眼都恨不得把他撕了放进嘴里嚼碎。

好不容易熬过了这节课，本来想等同学们都走了，我再从位置上起来。可是路宴说：「课代表到我办公室一趟。」

我应该相信我妈给我算的命，我错了，我二十一岁这年的确是有一个坎。今天晚上回去我就要问我妈这个坎的破解之法。

我落后几步走在路宴的身后，那些在他身上的目光最后都落到了我的身上。

如我想的一般，我真是恨不得原地打洞钻进去，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跟他走在一起了！

路宴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他看着站在门口的我。

我一双手在背后扭在了一起。

「你不过来拿作业本吗？」路宴笑着问我。

我走过去，看到他放在桌子上的一叠作业本，表面上的那一本是昨天放在最下面的一本。说明路宴已经全部批改好了。

我的手刚碰到作业本，就听到路宴问：「昨天你说的，当课代表的事.....」

可以了？

我惊喜地抬起头来，一不小心跟路宴的目光相对，手上一慌，作业本全被我打翻到了地上。

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说的就是我吧！

我连忙蹲下来捡地上的本子，真的是太丢脸了，我怎么能这么丢脸！

「我觉得你很适合做这个课代表，我看了你昨天的作业，写得很好。」路宴带着笑的声音从我的头顶传来。

此时我刚捡到自己的本子，拿本子的手一抖。

4

二十一岁这年我有一个大劫。

这是过年的时候我妈去给我算命后告诉我的，当时我对着她笑了笑表示并不相信。

可是现在.....

「听说路教授钦点了你们班一个学生当课代表啊。」一向喜欢唠嗑的管理会计张老师笑着问。

我叹了一口气，手指轻轻一动把桌子上的笔弹到了桌子底下。在同学们的目光要转到我的身上时，我立马弯下腰要去捡桌下的笔。

我的手刚碰到笔，脑子里还在飞速运转要怎么逃过此劫的时候，张老师已经岔开了话题。

「你们让我也从你们当中选一个得意学生啊。」应该是张老师做了什么表情，他的话音刚落，课堂上就笑声一片。

我呼了口气，才从桌子底下出来。

当晚回去，我就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囡囡，你说什么？」电话那边是麻将的声音。

我忍了忍，轻声问：「你过年说我今年有一个大劫，有什么破解之法吗？」

我听见电话对面麻将的声音瞬间停了，我妈在电话那边絮絮叨叨了半天才说：「有破解法，就是你等一个尾数是 6 的日子，晚上十点到你们学校的西边找个偏僻的地方，虔诚祷告十分钟。」

「囡囡啊？怎么了，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我妈说完破解之法才突然想到什么似的，补了一句。

我遇到大劫了，现在看来是天劫！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说，就挂了我妈的电话。

明天就是 16 号了，我看着日历，脑子过了一遍学校西边有什么偏僻的地方。

当我在 16 号晚上十点悄悄走到学校的一个小树林里的时候，我觉得我脑子一定是坏掉了，居然相信这种东西。但我来都来了。

只要以后路宴可以忘记我这号人，只要老师、同学可以把我当透明人看，让我祷告十分钟也是可以的。

「你休想！」低吼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

谁？

我浑身一抖，看着四下昏暗的小树林，心里瞬间被恐惧填满。

呜呜呜呜，我就不该相信那种莫名其妙的东西。

「你要是不答应，我就死在你面前。」轻微的女声传了过来。

天呐！这是什么惊天大戏。

为什么我的脚一步也动不了！

一阵窸窣后，男人发出一声闷哼后，女人惊叫了一声。

「还不快滚。」男人低吼。

这个声音我怎么有点熟悉，我还没想起在哪儿听过，就听到有人踩着高跟鞋噔噔噔地跑走了。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我一双腿像是灌了铅，心里早就想逃跑了，却挪一步都难。

在我鼓足勇气刚踏出一步的时候，小树林的人出来了。

我听见脚步声离我越来越近。

啊！！！！

我刚狂奔了两步，就听见了重物落地的声音。

我知道这个时候，好奇心不一定能害死猫，但是一定能害死人。尽管如此，我还是回头了。

一个男人倒在了我刚刚站着的地方，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看到了插在他肚子偏右的水果刀。

血就那样流到了地上，我整个人都吓傻了。这是法治社会，我万万没想到能在学校看到这样只会出现在电视剧里的一幕。

「送我去医院，刀是我自己不小心插进去的。」我刚在男人身边蹲下，就被他拉住了手。

我瞟了一眼他的脸，本来已经被吓傻的我又吓了一跳。

这可不就是路宴。

路宴好像是在等我的回答，抓住我的手非常紧，我只好嗯了一声，他才艰难地配合我爬了起来。

呜呜呜，我再也不来小树林了，真的。

5

市里最好的医院就在我们学校隔壁。

我匆忙送路宴到医院挂好急诊，一会就来了一个医生，他看到已经有些脸色惨白的路宴，对我凶道：「怎么搞的？」

那语气让我浑身一抖。

「我，我，我.....他，他说是，是水果刀.....」话还没说完，因为委屈，我已经有些哽咽得说不出来话了。

医生没听我说完就推着路宴进了急诊室，走廊上一下子安静下来。

按理来说，这样的场景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人都没有，静悄悄的。但是我坐在冰凉的椅子上，心里有些不安。

不知道等了多久，有护士出来了，她走到我的面前说：「你是病人家属吗？病人大出血需要输血，需要你确认一下。」

我我我，我不是家属啊！但是我没说出话来，就紧紧跟上了护士急匆匆的脚步。

跟着护士到了输血站，我才憋出一句话来：「他，他是什么血型？」

「RH 阴性血。」护士莫名其妙的眼神落到我的身上，「血库中的血不够，你看你能不能联系到同血型的人来献血。」

这么巧？难道这就是老天让我今晚出现在小树林的理由？

「我，我，我就是！」我小声道。

护士叹了口气：「直系家属不可以。」

这时候我连忙摇了摇头，我不是！

护士这才又看了我一眼，对我说：「女朋友最好也不要，会有风险。」

女朋友！

我不是啊！

等我的整张脸都烧了起来的时候，我才小声道：「不，不是。他，他，他是我老师。」

细长的针管扎进我的静脉时，我微微咬住了下唇。我从小就知道自己的血十分稀有珍贵，从来不敢浪费一滴。

现在输给路宴的足足有 300CC，抽完之后我人都有点晕晕的，手都疼麻了。

不知道这样的救命之恩，路宴会不会放过我，换一个课代表。

不知不觉，我就躺在病床上睡着了。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路宴已经从手术室里出来了，就躺在我旁边的那张病床上。

他微微皱着眉，应该是麻醉药的药效过了，疼得他额间都有些细汗。

此时的路宴没有戴眼镜，一双眼睛紧闭着，面色有些苍白，却掩不住面上的矜贵。

我回过神来，才发现我一直盯着他的脸看，只觉得脸上一热。

病房里安静得只能听见我和路宴的呼吸声，以及墙上挂着的石英钟走秒的声音。

我抬头看了一眼，已经是早上六点了。

啊，今天还有课！

我连忙拿起手机，给辅导员发了一条请假信息。

消息刚发过去两分钟，手机的铃声就响了起来。

我看着手里响着铃声的手机，觉得一阵崩溃，只想把手上的手机扔出去。

为什么明明短信就能说的事情，一定要打电话呢！我真的特别特别特别不喜欢接电话！

「唐漾你说什么？昨天从学校抬出去的是路教授？」电话刚接通，对面辅导员的声音就冲了出来。

我捏着电话，嗯了一声。

「怎么受伤的？你怎么跟路教授在一起？需要我过来吗？」

一连串的问题抛过来，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立马挂断电话。但是我不敢，当我觉得自己的头皮已经硬得发麻的时候，伸过来一只手拿走了我本来就握得不紧的手机。

「我没事，给我和唐漾请一天假。」路宴的声音有些暗哑。

我连忙拿热水瓶去外面接了一壶热水，回来的时候路宴已经挂了电话。

能帮我接电话的都是神仙！

我给神仙倒了一杯水，神仙看着我笑道：「谢谢我的课代表，救命之恩。」

人类跟灵长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类多了一种叫错觉的感觉。

6

我要哭了。

我已经在医院待了半天了，但是路宴还没开口让我回去。不仅如此，此时我正提着路宴要我去取的饭站在病房门口，而病房里的路宴正在打电话。

「不用，我的课代表在这儿就够了，她落下的课我会看着办。」路宴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

我手中的保温桶，就像是个烫手山药。现在我只想把这个烫手山药扔进路宴的嘴里，好让他闭嘴，但是路宴显然不知道我的想法，他挂了电话朝门口的我招了招手。

我叹了口气，乖乖提着保温桶走了进去。

我刚把饭菜给路宴摆好，上午住进来的隔壁床的阿姨就笑着说：「小伙子，你女朋友可真体贴。」

我我我，我不是啊！

我飞快地看了一眼路宴，他微微笑了一下，开始埋头吃饭。

不是，你要解释一下啊！老师！

等到我整张脸都烧红了，路宴也没有任何要解释的样子。我忍了又忍，最后轻轻拉了拉他垂在病床上的衣角。

路宴抬头看着我，我只觉得脸更烫了。

「老.....老师.....」我咬咬牙，轻轻叫了一声，后面的话，我实在是讲不出来。

路宴的目光从我脸上落下去，我听见他清越的声音：「啊，这是我的学生，是我的课代表。」

隔壁的阿姨愣了一下，赶紧笑了一下，连忙道：「原来你是老师啊，学生都这么大了，你还这么年轻。」

路宴嗯了一声，继续埋头吃饭。

阿姨继续干笑了两声，目光转到了我的身上。

啊！要死了，要死了！我要搭话吗？我要搭什么？吃饭了吗？今天天气真好？

呜呜呜呜，为什么要看着我！

就在我一双手在身后搅在一起的时候，路宴又抬起了头，他看着我说：「还不去吃饭吗？」

去去去！我马上就去！

我点了点头，连忙转身就走，刚走了两步，路宴的声音从身后懒洋洋地传来：「吃完给我带点水果回来。」

还要回来！！

一想到等会儿吃完还要回去，我一向喜欢吃的炸鸡在我嘴里都像是在嚼蜡。

我磨蹭蹭地吃完饭了，走到水果店才想起来，路宴没有告诉我要买什么水果啊！

水果店的水果琳琅满目，我根本不知道要选什么。

「姑娘，要买什么水果呀？」老板娘亲切地凑过来。

我只觉得头皮一阵发麻，最后我在老板娘热切的目光中，把她推荐的水果都买了个遍。

我提着水果回到病房的时候，觉得自己的手都要废掉了。而罪魁祸首的路宴看着我堆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水果，轻轻扯起嘴角：「你是要在医院开个水果店吗？」

你还有脸说！我鼓着气，一个字也不想说。

这些水果花了我一个星期的生活费！

在两个小时后，我才知道原来水果店的经验只是为接下来的倒霉做一个铺垫。

我知道路宴好看，我也知道路宴受欢迎，但是当我看到病房被人填满的时候，才意识到受欢迎的程度是我没想到的。

一般这种时候，我都会配合拥挤的人群，顺利地被挤到角落里去，谁也看不到，谁也注意不到。

但是二十一岁我有一个大劫，这个大劫此时正指着，笑着对众人说：「这次多亏了我的课代表，要不是她我可能就危险了。」

众人的目光顺着他的手，落到我的身上，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声意味深长的叹息。

天啊！到底谁能来收了这个克我的妖精！

邪恶的小人在我脑子里呐喊，面上我还要尴尬而不失礼貌地回应一个微笑。

幸亏此时有个人转移了话题。

靠在床边的男人，皱着眉问道：「为什么你会被水果刀刺到？」

我也很好奇，目光飞快地从路宴的脸上扫过，刚好看到他眼中片刻的落寞。

「失误。」路宴的声音里带着不好意思的笑，好像这次刺伤只是他自己不小心导致的。

只有我知道，昨天小树林里除了他，还有一个女人。

不会是情杀吧！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一发不可收拾。

我待在角落里，收到了一道警告的目光，我不用猜都知道是路宴投过来的。

他太看得起我了！别说这种让人浮想联翩的事情了，我就是连一些日常的事情都不会告诉别人的。

7

路宴的身体很好，好得有些过分了。

「今天就能出院了。」来查房的医生对路宴做完例行检查后，得出这样一句结论。

可是这才住院一周。仿佛那天晚上大出血的不是他，而是旁边那个割了阑尾的阿姨。

路宴收拾好了东西，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问我：「怎么，舍不得？」

怎么可能！我连忙跟了上去。

这几天我晚上回宿舍，白天来医院。累得跟狗一样，而且我发现路宴好像没有家人。

这么多天，除了一些学校的老师来看过他，再没有其他人过来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医院待到 he 出院了。

那天我们的辅导员拍了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好好照顾路教授。」

当时我一双手拧成了麻花，也没能把拒绝的话说出口。

幸好只有一周。

我跟在路宴的身后，看到离我们不远的校门，仿佛看到胜利就在前方。但是阻隔在我和胜利中间的路宴突然停了下来，他转过身来看着我，我连忙低头盯着一旁的草堆。

「我跟各位老师说过了，不用单独给你补上这周的课。」好听的声音从前方传来。

太好了！难得从他的嘴里听到我想听到的消息。

一周的课也还好，自己看看书自学一下，应该还是能跟上的。

「这些课程我都会，直接由我来补，更方便一些。」路宴转过身进了学校。

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他来补？怎么方便了？哪儿方便了？我脑子里全是这些乱七八糟的，很快就回到了宿舍，看到自己的那张小床，脑子里的乱七八糟瞬间就没了。

算了，先躺会再说吧，真的太累了。

我是被敲门声吵醒的，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居然一睡睡了一下午。

门一开，冯玥就探出头来，吓得我连退两步。

「课代表，你真的回来啦！我听说路老师回来了，就想你肯定也回来了。」冯玥一边说一边走进来。

我看见她自顾自地坐到了我的椅子上。

我的小脑袋瓜已经在飞速运转怎么才能送走这位不速之客了，但是这位不速之客显然没有看出我的想法。

「课代表，我看你一个人住挺冷清的，我刚去找宿舍阿姨申请了，搬上来跟你一起住，上次我来，看你这里刚好还有一个床位。」冯玥指着我对面的那个空置的床位，十分高兴。

啊这.....

我这个时候应该表现出生气才对，但是内心挣扎的我，憋了半天，都没憋出一个屁来。

呜呜呜呜，唐漾啊唐漾，你迟早要被你这个毛病害死。

冯玥再大条，她也能看到我拧在一起的眉。她凑了上来，捧住了我的手。

我下意识挣开，退后一步保持安全距离。

「课代表，我们宿舍当时分配的时候本来就只有两个人，我唯一的室友这个学期不知道为什么退学了。」冯玥眨巴眨巴她的眼睛，「我一个人住害怕，你就可怜可怜我，收留我吧。」

难怪她第一次上来的时候就表现得那么热情。

可是不行！

我看着她粉色睡衣上那只可爱的小白兔，小声道：「可.....可是.....」可是那只可爱的小白兔看着像是要哭了一样。

唐漾啊唐漾，你为什么社恐还心软！

当晚冯玥就抱着被子上来了。

看来我二十一岁的劫，不是一般的大。

8

【你那个老师怎么样了？】

新消息在屏幕里跳出来。

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我怕 Q 找我找不到，就留言告诉了他路宴的事情。

但是今天我上线后才发现，他也好几天没有上线了。

【嗯，已经好了。】我轻轻敲击键盘。

发送后，我又开始打出憋在我心里许久的一句话。

【我怀疑他遭遇了情杀。】

虽然我是社恐没错，但是我也是非常爱吃瓜的群众之一。这么刺激的一个瓜，我也只能跟 Q 分享分享了。

以前我也爱跟他聊些有的没的，每次他都是回个「嗯」或者「哦」。这让只有倾诉欲的我很满意，不然他回一句我接不上就很尴尬了。

但是今天显然不一样了。

面对这么刺激的一条信息，Q 最终也没能逃过吃瓜的真香定律。

【？】

我看着他回的消息，从他的这一个问题，就能感受到他满满的求知欲，这让我突然起了极大的分享欲望。

【那天我本来只是路过小树林，你猜怎么着？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还蛮好听的。后来那个女人就跑了，路老师出来就倒

下了。】

我可不能让他知道我是去相信迷信的。

我一口气打完字发送，最后得出结论。

【依我看，就是他辜负了一个性格极端的姑娘，才造成了那样的悲剧。他还跟别人说，是他自己不小心刺的，你说谁没事拿水果刀刺肚子。】

回车键，发送。

我对自己的推理非常满意，但是 Q 没有回消息。

当我以为他对这件事其实不感兴趣的时候，他才缓缓回了消息。

【.....】

省略号是什么意思？

【会不会是，那个女人要自杀，然后你们老师想救下来不小心刺到自己身上了呢？】

Q 又补了一句。

他是在怀疑我的推理能力？

虽然我在金融分析方面不如他，但好歹我也是看了很多推理小说的，我觉得我受到了侮辱。

【不会，你不知道路老师是什么人。他就长了一张斯文败类的脸，现在小姑娘就吃他这一套，肯定是渣了人家女孩子。】我点点头，觉得自己说得很有道理。

路宴的脸在我脑海里又浮现了一遍，让我更加确定了他那张像极了斯文败类的脸。

【.....】

为什么今天老是发省略号？

「漾漾，你还不睡觉吗？」冯玥的声音从对面传来，「明天还有早课哦。」

冯玥说叫我课代表显得我们太生疏了，非要叫我漾漾。虽然我们的确也没有很熟，但我实在没有办法拒绝她。

我连忙跟 Q 道了声晚安，就合上了电脑。

在我去上课路上第八次挣开冯玥的手时，她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她回头看我，一本正经道：「漾漾，还有两分钟打铃，要迟到了。」

我知道啊，我就是不愿意跟那么多人一起走进教学楼才晚点出宿舍的啊。

但是我什么没说，脚步也没有快。然后我就发现冯玥的脚步慢了下来，渐渐和我保持了同频率的步伐。

「漾漾，我发现你有些特别。」她的话在我身边响了起来。

我那么努力地表现得正常，那么尽力地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只是为了让别人不要发现我的不同。

冯玥停了下来，她侧头看我：「但是没关系，每个人都有特别之处。」

阳光落在她的脸上，让她的笑容更灿烂了几分。我第一次正视她的脸，心里莫名有些暖洋洋的，就跟洒在我身上的阳光一样。

9

上午只有一节课，上完课我正在收拾书包。突然一片阴影落在了我的桌子上，我微微抬头就看到了站在我桌子前的几个人。我悄悄瞟了一眼，几个人都有些眼熟，应该是班上的同学。

为了掩饰我的不适，我收拾的动作加快了一些。

「你们干吗呀！」冯玥也注意到了，她站起身来。

我要哭了，现在我终于知道朋友的好处了。

几个人没有理她，其中的一个人拿了张纸条放在我的桌子上：「唐漾，我等你回复。」

我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几个人就撤了出去。

这是什么东西？回复什么？我看着桌上那张折起来的突兀的纸条，眨了眨眼睛。

「唐漾，到我办公室来。」路宴的声音从门外传来。我惊得抬头看向他，只看到了他的背影。

冯玥估计也有点摸不着头脑，看着路宴远去的背影，挠了挠脑袋。

「漾漾，路老师叫你去办公室干吗？」她回头看我。

我猛地想起来昨天路宴在校门口对我说的话。

呜呜呜呜，叫我去受刑！

「去补课。」我随意将桌子上的东西都装进了书包，慢腾腾地站起来。

等我磨蹭到路宴办公室外面的时候，已经过去十分钟了。

现在，只要我进去了，里面就只有我和路宴两个人了，比在医院里还可怕。光是想想，我都觉得我能尴尬得用脚指头抠出一个庄园来。

但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

我还没敲门，路宴的声音就从里面传来：「进来。」这么好听的声音，怎么就成了我的催命符了呢。

路宴的办公室说小不小，说大不大。上次我来的时候还只有他自己的一张办公桌，现在就多了一张空的桌子来。

路宴取下眼镜站了起来，他一步一步向我走了过来，一边走一边慢条斯理地解开了衬衣的袖口。

这个动作为什么他做出来能这么赏心悦目！

当他走到我身边的时候，他身上的冷香铺天盖地而来，我忍不住往后退了一步，没想他伸手揽住了我。

随后我就听见了啪的一声关门声，再后就是啪嗒一声。

他把门上锁了！！

此时那些出现在各版新闻头条上的女大学生新闻，——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我才二十一岁啊！虽然我社恐，但不代表我不想领略这个世界的美好啊！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路宴凑了上来。他伸手捏了捏我的耳垂，引起我一阵颤栗，他眯着眼睛问我：「周宇杰跟你说了什么？」

周宇杰是谁？

见我不回答，他揉我耳垂的力道重了重：「嗯？」

我快哭了，连声音都有点发抖：「周宇杰是谁？」

话一落，我余光里看到了路宴黑得什么都看不见的眼睛里蹦出了光。

路宴揉着我耳垂的手停了下来，扣着我腰的手也放了下去。

「嗯。」他一边回了自己的位置，一边慢慢扣上了自己的袖口。

路宴指着身后的那张桌子说：「你坐这儿，今天先给你补《数理统计》。」

难道刚刚的一切只是我的幻觉？我连忙回头，看到了那上了锁的门。

这是什么跟什么啊！

但是显然路宴没有跟我同样的困惑，他心情尚佳地敲了敲桌子：「不过来？」

那话好像在说，如果不过来，后果自负。

呜呜呜！为什么我年纪轻轻就要承受这些。

我磨蹭着过去，乖乖坐在了椅子上，我一双手紧紧捏着书包的边缘，小声道：「老.....老师，我，我没带。」

我不仅没带！我还压根不想补！

路宴像是料到了我会这么说，从他的抽屉里拿了一本书出来，放在我的桌子上。

「数理统计」几个大字直击我的灵魂。

我哭丧着脸看着那本书。补《数理统计》的话，我今天别想出这间办公室了！

路宴双手撑在我的桌子上，他的声音从头顶传来：「笔记本总带了吧？」

阳光落在那本书上，空气中是飞扬的尘絮，而我脑子里全是路宴靠过来时带过来的他身上的冷香。

我连忙拿过书包，一时乱了手脚：「带，带了。」

哗啦——书包里的东西洒了一地。

果然，路宴克我，他的办公室更克我。

10

路宴弯腰双指夹起地上那叠好的纸条，放在正在解题的我的右边，声音里带了我听不出来的情绪：「这是什么？」

我正解到难处，随意瞟了一眼一旁的纸条，一时没有想起来是什么东西。「不知道。」我咬了咬笔头，继续解手中的题。

我一天都没能出办公室，连午饭都是路宴买回来的。

我解了一天的数学题，刚开始发生的莫名其妙的事情很快就被我忘在了脑后。

解好最后一道题，我放下笔伸了个懒腰。落下了一周的数理课，居然一天就被补全了，之前没垒好的基础也巩固了。

我不得不小小崇拜一下路宴。

正在看书的路宴像是感应到了我的想法，他取下眼镜，回过头来看我。

路宴好像只在课上和看书的时候会戴眼镜，取下眼镜的他少了些斯文败类的感觉，平添了些许的冷峻。

「解好了？」路宴走过来。

我点了点头，把解好的题换了个方向方便他看。

他只看了一眼，就点了点头：「我送你回宿舍。」

大可不必啊老师！「不，不，不用了.....」我低着头看着我已经飞快收拾好的书包。

但是路宴显然不会听我的话，他走到门口，手搭在锁上回头看我：「或许你想留在这儿？」

怎么可能！快走快走！我抱着书包连忙站了起来。

等我出了教学楼才发现已经很晚了，外面基本没什么人了。我松了一口气，落后几步走在路宴的身后。

脑子里蹦出白天刚进办公室的一幕，一张脸迅速烧了起来。

我抬手捂住跳得奇快的心脏。

你别瞎跳啊！小心脏！我连忙锤了锤自己的胸，想让那莫名其妙的跳动停下来。

我看着路宴的背影，突然想到小树林的女声。难道他就是这样勾引那些无知少女的？

路宴停了下来：「那水果刀真的是不小心刺进去的。」

「啊？」我吓了一跳，也停了下来。

片刻后我意识到他在说什么，脸唰一下从冷了下来：「哦哦哦。是，是不小心。」

路宴叹了一口气，没再说什么。

我回到宿舍的时候，冯玥已经换了睡衣跑上床了。她听到我的喘气声，从床上探出头来：「漾漾啊，你怎么了喘这么厉害？」

我摇了摇头。我一到宿舍楼下就一口气跑了上来，能不喘吗？赶紧喝口水顺顺，我刚提起热水壶就感受到了它的重量。

「我刚刚去打水的时候，帮你也打了一壶。」冯玥钻回了床里，她的声音从里面传来，「我看你好像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以后这些事我都可以帮你。」

这句话轻轻地落到我的心上，引起波涛巨浪。

她的床上昨天还没有床帘，肯定是她今天下了课才去买回来的。

我看了看手中的热水壶，又看了看她那粉粉的床帘，笑了出来。

「冯玥，谢谢你。」我小声道。

「有什么好谢的，我也要打开水的。」大大咧咧的声音从床帘里传出来。

不是这个，不是光谢这个。

谢谢你配合我的缺陷。

我笑了笑开始整理书包。

糟了！我看着我手中那本《数理统计》的书。

这不是我的.....这是路宴给我的那本。我带回来就算了，还被我折了角.....

路宴给我的时候，是一本干净整洁的书。而现在，我看着我手中这本在书包里蹂躏得不成样子的课本。

要死了，要死了，直接让我死了算了。

此时冯玥从床上下来了。

「漾漾，今天周宇杰给你的纸条上写了什么啊？」她盯着我的那片狼藉。

又是周宇杰？

「谁是周宇杰？」

冯玥回头看我，过了一会才冷静地跟我解释：「就是今天下课后给你纸条的那个啊，是我们班的，现在在校篮球队，很受女生欢迎的。」

我的眼睛动了动，想起来今天下课的时候的确是有人给了我一张纸条，但是我还没看就去了路宴的办公室。

我暂时放下了手上那本数理统计，去翻那片狼藉。

没有翻到。

再翻翻书包的夹层。

没有翻到。

脑子里什么东西一闪，我想起路宴从地上捡起来放在我旁边的那张纸条。

我僵硬地回头问冯玥：「你说，他的纸条上写了什么？」

冯玥眨了眨眼睛：「反正肯定不是问你作业是啥。」

【嗯？】Q 总是会这样回消息。

我看着我发给他的消息，脸一下子又烧了起来：【嗯，他今天还把办公室的门锁了起来 QAQ】

还抱了我！

我长这么大，除了我去世的父亲，从没跟异性接触过！

【补课锁门很奇怪吗？】对话框里跳出了新的消息。

不奇怪吗？我看着屏幕陷入了沉思。好像也不怎么奇怪，可是他还抱了我！

啊，好像只是我后退的时候，他才抱了我一下，难道是因为我后退影响到他关门了？

这样想想，的确也不怎么奇怪了。

那就算了，我摇摇头。

然后我又和 Q 展开了新一轮话题。

【纸条？】聊天框里跳出新消息来。

我连连点头。

虽然我一直在降低自己的存在感，但是在高中的时候也收到过纸条，纸条上的内容不言而喻。

【可能是问你作业是什么吧，你不是课代表吗？】Q 继续发了条消息过来。

【问作业为什么要给纸条？】这触及了我的知识盲点。

Q：【写到纸条上比较清晰明了。】

好像有道理啊！

听冯玥说他是篮球队的，平时训练肯定很忙，都没时间记作业是有可能的啊。

我：【写纸条挺麻烦的，为什么不微信跟我说呢？】

Q：【他有你微信？】

我：【没有啊，我的意思是他能想到写纸条的方式，怎么想不到微信呢。】

只有男人最懂男人，Q 说是问作业估计差不多。

而且这都什么年代了，都大学生了，谁还做传纸条表白这种事情啊。

想到这里，我对那张掉在了路宴办公室的纸条放心了许多。如果只是问作业的话，那真是好多了，还能从侧面突出学生们爱学习。

好，很好！

Q：【你微信多少？】

看着突如其来的消息，我心中一滞。

什么意思？他要加我微信？我可从来没有想要网友转现实的想法啊！

纠结了许久，我才慢悠悠回了他一句：【我不太爱用微信。】

过了很久，就在我以为 Q 生气的时候，聊天框里弹出了新消息。

【嗯，明天如果那人问你微信的时候，你就这么回答。】

啊！原来是在帮我解决明天会发生的尴尬事件！呜呜呜呜，我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我连忙说了句晚安就关了电脑。

真是尴尬出天际了！

我把电脑放到床外，躺在床上准备刷会儿手机就睡觉。

嗯？微信通讯录怎么有个小红点？

我点开那个小红点通知，看着那条好友申请，吓得我差点把手机扔了出去。

「我是路宴。」四个字乖乖躺在信息框里。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路宴会加我的微信！

我隔着床帘问对面床上的冯玥：「冯玥，别人加你微信，你拒绝都用什么理由？」

冯玥的床上响起了掀开床帘的声音，她的声音都带了兴奋：「周宇杰加你了？」

呜呜呜，如果是周宇杰就好了。

「不，不是。」

冯玥噙了一声，放下了帘子：「你就说不认识不加呗。」

可是我认识啊！还特别认识！

我点进去，看到了信息框里又加了一条消息：「我是路宴。」

我知道你是路宴！！我手指颤抖地点了同意的按钮，这算是威逼利诱吗？

我要哭了。

看到备注那栏，我恶狠狠地打上了专属于路宴的备注。

二十一岁大劫。

二十一岁大劫：我是路宴。

我：老师好（微笑）

二十一岁大劫：明天补《管理会计》。

QAQ！你加我就是为了告诉我，明天要给我补课？

我：《管理会计》.....我可以自学的，老师（乖巧）

我看着聊天框上方一直显示的正在输入，有些惴惴不安，到底是什么话要让他输入这么长时间？

二十一岁大劫：简述一下成本性态的概念及特点，以及决策分析的程序。

这是什么东西？《管理会计》上有这个东西吗？一周不就两节课，都已经上到这里了？

二十一岁大劫：明天下午的课上完过来。

我：QAQ 好。

我得再挑个时间去一趟小树林才行！这个劫不得不解了！

不知道路宴的微信是什么样的，我看着那一片漆黑的头像想，要不去看一下他的朋友圈？

刚点了一下他的头像，熟悉的界面没有出现，手机轻微抖了抖。

「我拍了拍『二十一岁大劫』」。这几个灰色的字出现在了聊天框里。

我当即裂开了。

好了，我死了。

唐漾死了。

死于社死现场。

当事人现在就特别后悔，后悔自己为什么要用微信这种社交平台。

我还来不及撤回拍一拍，对面就发过来了新消息。

二十一岁大劫：嗯？

呜呜呜呜！为什么他还要回一句！他没见过拍一拍吗！

我：（微笑）

微笑裂开了，在我脸上裂开的。

12

路宴今天有点不对劲，非常不对劲。

一堂课他的目光一遍又一遍地从我身上掠过。

我对目光的敏感程度不亚于普通人对光的敏感程度，所以他一定是一遍又一遍地看了我，我才能有这样的感受。

难道我早饭的粥沾到脸上了？我悄悄拿出手机，透过黑黑的屏幕看到了我那干净的脸。

没有啊。

在我的心快要长满毛的时候，下课铃声响了。

太好了，太好了。我连忙低头收拾书包，收拾到一半，就发现有人走到了我面前。

冯玥拉了拉我的衣服，我抬头看了一眼。

是周宇杰。

啊！昨晚发生那样的事情，完全把他找我要作业这件事情忘到了脑后！

周宇杰还没来得及开口找我要作业，路宴走到了我的桌前。

「路老师。」周宇杰连忙打了声招呼。

冯玥又拉了拉我的衣服。

她是不是觉得我眼睛是瞎的？

路宴伸手扶了扶他的眼镜，然后慢条斯理地敲了敲我的桌子：
「收拾好跟我到办公室。」

我看了一眼站在他旁边的周宇杰，他僵硬地转了个身，一步三回头走出了教室。

周宇杰太可怜了，他就是想来问个作业都问不到。

我看着门口，突然视线里出现了路宴，他看着我一双眉头紧锁。

呜呜呜呜，我只是突然走了下神！

我连忙继续收拾书包，乖乖地跟着路宴向他办公室走去。刚踏进办公室，我就听见了路宴啪的一声关上了门。

啪嗒，他居然又给门上了锁！

我回头看着他握着锁的手，安慰自己：没关系没关系，对于社恐来说，锁上门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情。

「路.....路老师.....」我的目光在他的手和门上来回扫。

路宴收回手，左手修长的手指先解开了右手袖口，再用右手修长的手指解开了左手袖口。这个动作我太熟悉了。

「以后离周宇杰远一点。」路宴靠近我，身上好闻的气息铺天盖地而来。

诶？

路宴离我越来越近，我下意识地退后一步，没注意到散开的鞋带，左脚绊了一下直直朝身后倒去。

但我没有落到地上。我看着一手捉住我手，一手搂住我腰的路宴。

这是机缘巧合吗！为什么又抱住了我！这是什么神奇按钮吗！
一锁门就抱我！

那颗位于胸腔下的心脏跳得厉害，我都怀疑它想从里面直接跳出来。

「是离周宇杰远一点，不是离我。」路宴凑近我，靠在我耳边轻声道。声音轻飘飘地落进我的耳朵里，一同落进去的还有他温热的气息。

他的手一下又一下地揉着我的手腕，揉得我有些害怕。

「路，路老师？」我在他的怀里，声音已经小得有些听不见了。

显然路宴听到了，他揉我手腕的力度又大了一些，低头看着我。他的眼睛里一点光都没有，黑得能把人吸进去。

「听到了吗？」他问我。

我一时呆住了，没想着要躲开他的目光。

「嗯？」路宴捏了捏我腰间的软肉。

我一个颤栗，连忙道：「听，听到了。」

路宴继续一下又一下揉着我的手腕，力道或轻或重，他声音里有引诱的味道：「听到什么了？」

我哭了，为什么路宴会突然这样！

「离周宇杰远一点。」我乖乖道。

路宴眯了眯眼睛，对我的回答很满意。随后又捏了捏我手腕上的肉，才松开了放在我腰间的手。

就在我满脑子想着要怎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的时候，路宴敲了敲桌子：「还不过来？」

又是这句。

路宴从他的抽屉里拿了一本书出来，上面「管理会计」几个大字落到我的眼里。

「我想你肯定没带。」他风轻云淡地靠在桌子边。

我看着路宴把管理会计放在桌子上，然后慢条斯理地扣上他的袖口。

「怎么？要我过来？」路宴扣袖口的手一顿，问我。

大可不必！我立即走过去坐下，从包里拿出准备好的《管理会计》拍在了桌子上：「我.....我有.....」

路宴扬了扬眉，将他的书收回了抽屉。

「《数理统计》也给我吧。」他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数理统计》还在我的枕头底下！为了让它平整一点，我想压着它睡会好一点。

我翻开手中书，压低声音：「我.....我.....没带。」

13

从教学楼出来的时候，天依旧是很晚了。

路宴走在前面，我看着地上我们交错在一起的影子，心里像是爬上了什么密密麻麻的东西。我们刚走进一条小道，他的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

单调的铃声在安静的夜里划出一条口子。

路宴从口袋里拿出手机，凝视了屏幕十秒钟。当那铃声快让我手脚都麻掉的时候，他才按下了接听键。

四下安静得能听到耳边的风声，路宴的接听键一按，我就听到了电话里女人的啜泣声。

我听里面的人哭着喊了一声：「宴宴。」

这个声音我熟悉，是那晚在小树林里的声音。

那爬在我心上密密麻麻的东西一下子全散了，我这个人最有的就是自知之明，这样的隐私路宴一定不想让别人听见。

本来我自己也是可以回宿舍的。这样想着，我就快走了几步准备越过路宴自己回宿舍。

当我刚走到路宴身边的时候，手就被他捉住了，我一侧头就看见了他藏在眼镜下的眼睛黑得像是要把我吸进去。

「不要再打来了。」路宴的声音压得很低，与那天在小树林的声音一模一样。

我看见他很快地挂了电话，随后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拉进了怀里。

这次跟前两次不一样，这次才算是真正的拥抱。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路宴穿的衣服太少了，他的怀里有点凉，我一双手僵在了他的身后。

「就一会儿。」路宴把头埋进了我的颈窝里。

啊啊啊啊！我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啊！怎么办？怎么办？

本来想推开他的一双手，到最后只是落在他的后背上轻轻拍了拍。

「老.....老师.....」我有些不知所措。

路宴环住我的手收了收，将我更紧地禁锢在怀里。

「唐漾。」他抬起头，下巴搁在我的肩膀上，声音有些哑，「怎么办，你自己找上门的。」

啊？什么东西？为什么最近路宴这么奇怪！

我没有问他是什么意思，因为小道里走进来了人。

路宴还算是很有人性地在人来之前放开了我，而我全程低着头根本不知道从我们身边路过的人是什么人。

我回宿舍的时候，冯玥正准备爬上床去。

见我回来了，她又跑了下来，坐在了我的身边对我笑道：「路老师真负责，每天都辅导你到这么晚。」

还不等我说话，冯玥又道：「今天周宇杰来找我了。」

嗯？

我反应了一会儿，才想起来周宇杰是谁。

「他找我问你的微信。」冯玥朝我挤眉弄眼。

我一愣：「他真的要用微信问作业？」

冯玥听后笑了起来，我实在不懂她在笑什么。

最后她在我的目光下擦了擦眼角的泪，拍了拍我的肩膀道：

「漾漾啊，要你微信怎么能是问作业呢？」

那干吗？

管他干吗呢，反正跟我也不熟。我低头开始收拾我的书包：

「你可不要把我微信给别人啊。」

微信里多了一个路宴，就让我每天没什么勇气点开微信了，生怕有什么我不想看到的消息。

冯玥拍了拍我的桌子，她幽怨的声音传来：「怎么给？我都没有你的微信呢！」

啊，好像是哦。

我偷偷吐了一下舌头，我微信里的人少得可怜。

现在加上路宴就三个人。

「漾漾，你微信多少？我加你。」冯玥掏出手机。

我看着我的手机：「不，不用了吧？我，不怎么用微信。」

就在此时，我的手机亮了起来。

二十一岁大劫：明天《风险投资》。

我僵硬地侧头，看见了冯玥落在我手机屏幕上的目光。

好了，惨了。如果现在脚底下有个洞，我一定毫不犹豫地钻进去。

路宴真的总是能卡点让我尴尬！呜呜呜呜，我上辈子到底对他做了什么，才能这样。

14

下课后，路宴没有出现在门口。

我看着书包里的那本《风险投资》，心里非常纠结。如果路宴没有来叫我，我是不是就不用去了？

可是他昨天发微信跟我说了。难道还要我主动去找他吗？

我一边心里流泪，一边到了路宴的办公室门口。办公室的门依旧没有关上，我从缝隙中看到了里面一个穿着红色高跟鞋的女人。

「晏晏。」女人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是昨天电话里的声音。是那天小树林的声音。

路宴的情杀对象来找他了，而我又好死不死地出现在了现场。

相比那天在小树林里，此时我的心里除了无与伦比的尴尬，还带了一些莫名的酸意。

那个在我眼里有些冷的老师，是别人嘴里亲切的晏晏。

「滚出去。」路宴的低吼，声音低得像是在忍着什么。

女人的高跟鞋走了两步，哒哒的两步像是踩在了我的心上。

我知道偷听别人的对话是不对的，但是路宴让我过来的，也算不上故意偷听吧？

我把耳机收起来放回了口袋。

「路宴，你不要忘了你是谁生的！」女人的声音尖了起来。

我听见椅子挪动的声音，随后是路宴低低的声音：「我宁愿我从没出生，我的出生让我感到恶心。」

他的话刚落下，一声清脆的巴掌声传了出来。

我捏着口袋里的耳机，听得心惊胆跳。

就在我犹豫要不要走的时候，门突然从里面打开了。我惊得抬起了头，一时和门后面的路宴四目相对。

他的眸子黑得要命，显得他整张脸都多了份戾气。在看到我的时候，他的眸子里有光闪了闪。我错过他的身体，看到了后面那个浓妆艳抹的女人。

我连忙低下了头：「老，老师.....我，我不是.....」我要哭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听的。

路宴没有回我，他回头对他身后的女人道：「滚，不然后果自负。」

这声音冷得让我忍不住抖了一下。然后我就听到了高跟鞋哒哒的声音离我越来越近。那女人在我身边停了几秒，她的目光也在我身上停了几秒，然后才又哒哒地走了。

而路宴在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一手把我拉进了办公室。

门被他啪地关上了。

我吓得抬头看他，见他将眼镜取了下来扔到了桌子上，解袖口的手有些急。

他的一双眼睛没了眼镜更是黑得只能看到里面的我，我突然有些慌了。

「路，路老师。」

路宴一步逼近我，我顺势后退贴在了门上。他再上前了一步，伸出右手越过我的腰，在我身后的锁上一按。

啪嗒。

锁上了。

路宴眯了眯眼睛，他右手擒住我在身前的双手，将我的双手举过头顶定在门上。

「听到了什么？」他的下巴搭在我的肩膀上，气息全吐在了我的脖子上。

呜呜呜，怎么又来了！

「我，我，我什么也没听到。」我哭了。

路宴怎么越来越奇怪了。他擒住我的手用了用力，让我的手死死定在门上。

「就算听到了也没关系。」路宴的声音在耳边，突然变得无限温柔，「把你锁起来，你也跑不掉。」

我浑身一颤。

这是什么意思？我真的什么也没有听到啊！

路宴从我的肩膀抬起头来，他用左手抬起了我的下巴，迫使我看着他。他的右边脸还带着轻微的手掌印，可见刚刚那巴掌打得有多狠。

我心里一痒，想伸手去摸一下，刚一动才想起来自己的手还被 他擒着。因为我短暂的动作，他的眸子又暗了暗。

「唐漾，我把你锁起来好不好？」路宴擒住我的手又紧了紧， 他呢喃的语气温柔得不像话。

我的手好痛！

但是看着路宴的神情一点都不像开玩笑的样子，我也认真地考虑了一下。

他是说把我锁起来，不是我把杀了。

锁起来就是关起来，关起来就是不用出门，不用出门就是不用 交际。

我看着他，认真地点了点头：「好。」

15

在我得忍不住倒吸一口气的时候，路宴眼中的光聚在了一起。

他轻轻地松开了我的手，面上有些无措。

我的手一时间得到了自由，慢慢从头顶放了下来，我看到手腕处红得吓人。

路宴没有像之前那样扣上自己的袖扣，他轻轻拉着我到了桌子旁，轻轻带了一下我的腰，我就坐在了他的桌子上。

「是不是很疼？」路宴的指腹轻轻掠过我的手腕，他低着头，我只能看到他柔顺的头发，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

我缩了缩手，随后摇了摇头，想到他可能看不到我摇头，才轻轻道：「不，不疼。」

真的好疼！疼得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可是路宴现在看着很不对劲。

他的指腹一遍一遍地掠过我的手腕，他掠过的地方又疼又痒。

我下意识地要收回手，但刚动了一下便被路宴抓住了。

啊！好疼！

我一点都不敢动了，路宴应该也感受到了，连忙放松了手，只是轻轻圈住我的手。

「不要跑好不好？」路宴的声音带了类似哀求的情绪，像是一个软拳直接锤到我的心上。

我看着他的头顶有点不知所措：「老师.....」

路宴抬起头来，窗外的阳光从玻璃上透进来，洒在他的脸上。那么温暖的阳光，却像温暖不了他。

他的眼角有些红，跟平时的他判若两人，而我的心也软得一塌糊涂。

就在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时候，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震动了两下，三下。

在这件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突兀。

我尴尬地露出了一个笑容，轻轻从他的手中抽出了我的手，再从口袋里掏出了罪魁祸首。

是短信，一个陌生的号码，连发了三条短信。

「唐漾你好，我是周宇杰。」

「下课的时候我叫了你，但是你好像没有听见，所以我找导员要了你的电话号码，希望没有打扰到你，我就想问一下那天我要你回复的事情，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第三条我还没来得及看，手机就被路宴抽走了。

他的眸子暗了暗，手指在屏幕上轻轻划了几下。

我要伸手去拿手机时，他空着的一只手一下捉住了我的手，然后他把手机关机扔到了另一个桌子上。

刚刚还在路宴脸上的乖顺一瞬间就消散不见了。

我心肝一颤，看着那熟悉的表情，要哭了。

是不是又要来一次？我的手腕还没好呢！

「不是说要离周宇杰远一点吗？」路宴逼上前来。

我看着他撑在我左右两边的手，知道他不会再弄痛我，一时就放心了许多。

路宴凑到我的耳边，声音有些暗哑难辨：「怎么办，漾漾不听我的话。」

气息轻轻吐在我的耳垂上，像是一股电流直接从耳垂到了身体的每个部位，我只觉得一阵酥麻。

路宴抬手轻轻揉了揉我的耳垂，我整个人直接僵住了。

「还是要锁起来，才能听话。」他的声音从我的侧面传来，有些诱哄的味道。

我终于可以肯定了，他就是我看的那些小说里的病娇属性。

出现在我的幻想里的场景，终于出现在了的面前。

这次换我有些兴奋了，我侧头看着他，咬了咬唇后鼓足勇气问他：「真的可以锁起来吗？」

路宴一愣。

我脑子一动，觉得好像可以有一个天大的便宜等着我。

我轻轻拉了拉路宴没扣上的袖子，认真问他：「被老师锁起来的话，是不是可以.....可以不上课也能毕业？」

路宴眨了眨眼睛。

我继续问：「是不是可以.....可以一直待在屋子里，有吃有喝？」

路宴退了一步，他慢慢地扣上了袖扣。

我从桌子上跳下去，正要开口，就看到路宴拿过眼镜给自己戴上。

「《风险投资》拿出来。」

.....

16

在大三以前，我的轨迹是教室—食堂—宿舍。

大三以后，我的轨迹是教室—路宴办公室—食堂—宿舍。

虽然是多了一个点，多了路宴这个人，但因为只要进了路宴的办公室就是待一天，可以什么事什么人都不管，让我省了很多的麻烦。这让我越来越愿意到路宴的办公室去了。

路宴有一个好习惯，每次我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只要出去都会把办公室的门从外面锁上。他的这个习惯让我觉得特别安心，愿意安心待在办公室。

掉下一周的课早就补完了，但是路宴还要继续给我补课，或者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做作业。

我非常乐意，这样很快就半学期过去了。

期中测试成绩下来了，意料之中，我每个科目都专业第一。

我拿着自己的成绩单，来到了路宴的办公室，想告诉他这个好消息顺便夸夸他，却发现他不在办公室。

他跟往常一样给我留了门，我自己推门进去，再把门掩上。

这一系列动作熟练得让我反应过来，我好像已经习惯了和路宴的相处了。

我从来没有主动去做过什么事情，可是近段时间来，都是我自己主动来路宴的办公室。

难道是我变了？社恐好了？

我一边质疑自己，一边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这时候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我以为是路宴回来了，刚笑着一抬头就看到了那天出现在这个办公室的女人。

我连忙低下头来，手上的动作都慌了起来。

路宴的办公室从来没有人可以随便进来的，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两个多月就算只有我在办公室也的确没人来敲过门。

我忘了这个女人。

除了我，唯一进过这间办公室的女人。

女人并没有因为我在就退出去，而是踩着高跟鞋一步一步走到了我的面前。

「宴宴的学生？」她走到我的桌子前，刺鼻的香水味扑面而来。

我只觉得尴尬得恨不得钻进桌子底下去。

果然不是我的社恐好了，我只是习惯了路宴。

女人哒哒两步走到了路宴的位置上坐下，她语气轻挑：「宴宴呢？」

我盯着我桌上的书本，不说话。不仅不想说话，还想直接地盾。

尴尬出天际，应该说的就是我现在吧。

那个女人敲了敲桌子，有些不耐烦：「去给我倒杯水。」

凭什么！

肯定是因为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没有看黄历。明天！明天我一定看了黄历再出门，我一双手在桌子下握成了拳头。

我站起来走到饮水机旁不情不愿地接了一杯水。

我明明看到她那双涂了红色指甲油的手接住了杯子，为什么那杯水还洒在了路宴的桌子上。

水洒在路宴电脑上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傻了。

呜呜呜，怎么办！我连忙抽过纸巾开始擦电脑上的水。

「你们在干什么？」路宴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我的后背一僵。

我什么都没干啊！

女人站起来迎了过去：「宴宴。」

我停顿了一秒，继续擦电脑上的水迹。会不会键盘上也有水？

刚打开合上的电脑，就听见女人有些柔和的声音：「宴宴，再帮妈妈一回。」

啊，这.....这跟我想的不一样啊！

「你休想。」路宴的声音里带着隐隐的怒意。

女人开始哭起来：「如果你不帮我，我就死给你看。」

呜呜呜，为什么每次这么尴尬的时候我都在场啊！

我低着头开始擦渗到电脑键盘上的水迹，路宴低笑了一声。

「怎么？上次没弄死我，你不满意？」路宴带着冷笑的声音从我的身后传来。

我的后背一僵。

让我后背一僵的除了他的这句话，还有不小心让我打开的电脑屏幕。

屏幕里打开了一个我再熟悉不过的论坛，还有右上角那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头像。

我手指颤抖，点开了对话框。

【你说这个路老师是不是喜欢我？】最后一句是昨晚，我的头像发出的对话。

啊啊啊啊！

小丑竟是我自己！

17

按理来说，我现在应该跟路宴掰扯掰扯他是 Q 这件事，但是我看着站在门口的他，突然有些不忍心。

「宴宴，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我可是你妈妈！」站在他对面的女人一副很受伤的模样。

路宴面上挂着让人害怕的笑，他的眼睛在眼镜下黯淡无光。窗外那么大的太阳，都照不进他的眼睛。

「妈妈？」路宴取下眼镜，将眼镜叠起来，「你配吗？」

「不如说，我是你获取钱财的筹码？」路宴的声音和他的目光一样，冷得吓人。

他从来没有这样过。

接下来那涂着红色指甲油的手落到了路宴干净的脸上。

随着「啪」的一声，路宴的脸微微侧了一下，他白皙的脸迅速红了起来。

这一巴掌像是打在了我的心上，密密麻麻的疼痛从心底传来。

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走到路宴身边，伸出手轻轻包住他在身侧握成拳的手。

那手也是冰冰凉的。

「阿姨，您先回去吧。」我低着头，拉着路宴往一旁动了动，留出出门的路。

那个女人踩着高跟鞋走了两步，走到我们面前。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卡片，扔到了地上：「路宴，当年那件事情，你并没有受到伤害，何必揪着不放？就算你恨我，你也留着我的血。除非我死了，不然你别想摆脱我。」

她说完就走了，我连忙把门关上。

我回身抱住路宴，他的身体冰凉。

「没事了，没事了。」我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

现在这个情况，实在让我有些不知所措。这不是我一个小小社恐人员能解决的事情。

路宴趴在我的肩上，他把手中的眼镜放到一旁的桌子上，慢慢解开自己的袖口。

来了来了，又要来了。

我看着窗外另一栋楼里好像站了一个人。

啊！窗帘没有拉！

我想推开路宴去拉一下窗帘，但是路宴圈住了我的腰，把我紧紧纳在他的怀里。

「漾漾，我很脏的。」路宴趴在我的肩上，声音淡淡的。

我心里一疼：「老师。」

路宴环住我腰的手一紧，像是要我把和他融为一体。

「最开始我觉得你那么干净，不应该是我的。」路宴蹭了蹭我的肩膀，「后来一遍又一遍，我忍不住。」

「如果你要跑的话，我就只能把你锁起来。」路宴的气息轻轻吐在我的脖子上，声音变得有些喑哑，「把你锁起来，只属于我一个人。」

「好。」我轻轻答道。

这话就像个神奇按钮，每次我只要答好，路宴就能恢复正常。

但是这次路宴没有动静，他依旧趴在我的肩上。

「漾漾，我不正常。」

我鼻子一酸，我知道他不正常。

放在他后背上手轻轻拍了拍，我笑了起来：「老师，我也不正常。」

路宴放开我的腰，他抬起头来和我平视：「周宇杰去当兵，是我操作的。因为他想靠近你。」

我一愣，想了一会儿才想起来周宇杰是谁。

难怪后来就没见他找过我了。

「当兵也挺好的，我不喜欢别人靠近我。」我看着路宴的眼睛，我很少会直视别人的眼睛，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的眼睛都这么漂亮。

我眨了眨眼睛，问他：「他的纸条上真的是问我作业吗？」

路宴的目光闪了闪。

「嗯。」路宴点了点头。

突然我脑子里有什么东西闪过，我目光扫了扫路宴，再扫了扫他桌上的电脑。

脑子里过了一遍我跟 Q 的聊天记录。

啊啊啊啊！我的天呐！

我整个人都僵了。

我活了二十几年，从没有任何一刻，像现在这样尴尬过！

我缓缓露出一个尴尬的笑容：「老师.....你什么时候发现，Yang 是我的？」

可能路宴没想到我转移话题这么快，他愣了一下。

他一边给自己扣上袖扣，一边笑着看我：「一开始。」

什么一开始？哪个一开始？那就是所有我对 Q 说的话，他都知道是我说的？

呜呜呜！为什么会这样！

我走在路宴的身后，看着他的背影，我咬了咬牙：「老师.....我说我不是 Yang，你信吗？」

路宴停了下来，他回头看着我。

好的，不信。

我以后再也不搞什么网友了！

「情杀？」路宴朝我走来，「斯文败类？」

我看着不远处敞开的宿舍大门，说了句「老师再见」，就冲了过去。

因为这个事，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然后就成功地生病了。

冯玥把手机递到我面前的时候，我躺在床上看着屏幕上的照片，整个人都麻了。

那是在我们学校的论坛上，照片上有着醒目的标题：校内最年轻的教授和得意学生之间不得不说的二三事。

照片上路宴环着我的腰，脑袋搁在我的肩上。

我想起来当时我看到对面的楼里刚好有一个人，拍照的应该就是那个人了。

「就这一个背影，他们怎么知道是路老师？」我僵硬地把手机还给冯玥。

冯玥凑过来：「你还不知道？这个办公室是特殊的，专门给路老师的！其他老师哪里能一人一个办公室。」

我不知道啊，难怪从来都不会有人到办公室里来。

冯玥震惊地看着我：「不是吧，漾漾。你跟路老师的绯闻都传得满学校都是了，你还不知道路老师的身份？」

路宴的身份不是金融市场学的教授吗？还能有什么身份？

我脑子里还都是刚刚的那张照片，随口问道：「什么身份？」

「你知道路兴科技吗？」冯玥神秘兮兮地问我。

我点了点头，这个我倒是知道的，路兴科技是现在国内数一数二的科技产业。我在玩的那个论坛，就经常会用路兴科技的案例来分析。

「听说前几年路兴科技给咱们学校捐了好几栋楼，你知道工学院吧？那边的新楼都是他们捐的。」

我上大学后，除了冯玥，从来没有跟别人聊过天，这些东西我也没刻意去查过，当然都是不知道的。

「路老师才 28 岁，为什么可以直接到我们学校任教？一个人拥有一间办公室，除了上金融市场学的课什么都不用管，就是因为他是路兴科技董事长家的少爷。」

这是什么逆天的设定！

我脑子里浮现出路宴的一举一动，再想到他挨过的两巴掌，实在是想不出他会有这样的身份。

冯玥扑了上来，搂住我的胳膊，朝我眨了眨眼睛：「漾漾，你真是闷声发大财啊！我们学校虽然禁止师生恋，但是如果对象是路宴，那肯定就不一样了。你发达了可不要忘了我啊！」

我干笑了两声，小心地把胳膊从她手里抽了出来。

别说我跟路宴现在啥也不是，就算我们是了，想想我后面会经历什么，我都不想直接从地球上消失了。

呜呜呜，为什么今年这么坎坷？

这时候我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我拿起来一看是个陌生的号码。

按了接听键。

「下楼。」路宴的声音从手机里传了出来。

???

为什么路宴会有我的电话号码！

想到连周宇杰都能有我的电话号码，有我微信的路宴有电话号码好像也不是很难理解了。

我看了一眼外面漆黑一片的天色，捏着手机：「老师，很晚.....」

话还没说完就被路宴打断了：「带上帽子。」

没等我说话电话就挂断了。

「路老师？」冯玥看着我的手机。

我没回她，把手机放回了兜里，从床上起来，在柜子里拿了顶鸭舌帽戴在头上。

在冯玥的目光中走到了门口，我手握在锁上，抿了抿嘴唇才回过头跟冯玥说：「别跟别人说。」

冯玥愣愣地点了点头，我才开了门出去。

时间很晚了，宿舍门口只有路宴站在一颗不显眼的树下。

他也带了一顶帽子，帽檐压得很低，如果不细看谁也看不出来他是谁。

我走到他面前，想到他可能也看到那张照片，低着头小声地叫了一声：「老师。」

路宴伸出手拉住了我的手，不知道他在这儿等了多久，手指都是冰凉的。

「跟我走。」路宴拉着我，声音轻轻地散在空中。

我看着我们交缠在一起的手，想到论坛的那个帖子，脸迅速烧了起来。

除了父母，从来没有一个人触碰我而不被我反感。

原来喜欢一个人，这么容易。

当我知道自己不同于别人的时候，从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一天。

19

当路宴带我到了一处公寓楼下，我才觉得事情好像不怎么简单。

等我跟他进了屋，才想起来深更半夜，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好像不是特别好。虽然现在已经二十一世纪了，我也是个成年人了，但是我做人一向是有原则的。

除非路宴当即跟我表白。

呜呜呜，唐漾你在想什么东西！

我拍了拍自己胡思乱想的脑袋，就听见身后的路宴关上了门，顺便上了锁。

嗯，他这个动作已经是常规操作了。

「老，老师？」我紧张得舌头都伸不直了。

脑袋里过了一遍那些病娇小说里的情节，觉得下面要发生的事情好像不是我能承受的范围。

路宴从后面走了过来，他的手从我的胳膊下穿过。

要抱我？不会一进房间就直接进入主题吧！我要怎么拒绝？天呐天呐！我为什么问都不问就跟路宴出来啊！

啪嗒。

整个屋子瞬间亮了起来，我僵硬地低眼看着位于我腰边被路宴手指抵住的电源开关。

.....

「我给你请好假了，等过了风头再回去吧。」路宴从我的身后绕到了前面去。

我呆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他说的什么。

的确是很大的风头，那个帖子是刚发不久的，就已经上了论坛热门，可想而知，明天学校里会传成什么样。而我，可能就会死在各路投过来的五颜六色的目光里。

一想到这儿，我就忍不住浑身一抖。

路宴真是个神仙！如果他今天不带我出来，明天我都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喵~」我刚往里迈了两步就听到了一声猫叫。

嗯？

路宴也听到了，他打开一扇门，马上从里面蹿出来一只棕色虎斑纹的短毛猫。

作为社恐人员，可真是太喜欢小动物了。

真是没想到路宴这里居然会养猫，明明好像他也经常住在学校的样子。

我刚走近一点，才发现猫咪的腿上套了一个细细的铁链子，那铁链子的另一端拴在那个房间里的另一端。

路宴温柔地给猫咪顺着毛，丝毫看不出那根铁链子是他为猫咪套上的。

「为什么要给猫咪套上链子。」我走过去也蹲下来。

路宴看了我一眼，又低着头给乖顺的猫咪顺毛，他的声音也压低了：「拴上了，就跑不掉了。」

这话听上去，让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在我抬手想去摸摸猫咪的小脑袋的时候，手还没摸到就被路宴捉住了。他的手紧紧圈住了我的手腕，细细打量了一下我的手腕。

然后我听到他略有些暗哑的声音：「漾漾，你也拴起来好不好？」

这.....

我看了看他好好扣着的袖扣，怎么现在犯病都不用解袖扣了？

路宴抬起头来看我，眼神认真而坚定。

我用空着的手盖上了他的手，认真道：「老师，可以不栓吗？你把门锁上，我不会跑的。」

我巴不得，反正假也请了，我能在这个房子里待到天荒地老。

但是很显然，路宴不是一个会听我话的人，至少发病的路宴不是。

我躺在床上看着套在手上的链子，多少有点无语。

链子的另一端被套在路宴的手上。

「老师.....我们，睡一张床，不太好吧.....」还套着链子，作为一个学习过的成年人，实在是有些不好的想法在脑子。

路宴侧过身来，链子随着他的动作发出了响声。

响声让四下安静的屋子更有些奇怪了。

「为什么不好？」

我叹了口气：「睡吧。」

但我睡不着，从我记事起就没跟别人睡过一张床，更没跟别人拴在一起睡过一张床。

路宴睡得也不怎么样，我透过夜灯看到了他额间细密的汗。我本来想替他擦一擦，可是我一动链子都能发出响声，就作罢了。

「别过来！」路宴低吼了出来。

我吓了一跳，连忙侧头去看他。他微微摇头，一脸的挣扎。

「别过来！别过来！」他的吼声中渐渐带了些不易察觉的哭腔。

应该是做了噩梦，那轻微不易察觉的哭腔直直扎进我的心里。我顾不得链子，伸出手握住他的手，轻轻叫他：「老师，老师。」

叫了两声后，路宴的表情才平静了下来。紧紧皱在一起的眉，也逐渐松开来。

过了一会，我以为他已经平复下来，正要放开手。

他的手反握住我的手，铁链因为撞击发出了清脆的响声。

「唐漾，别不要我。」他的声音小心翼翼。

我看着他紧闭的双眼，心口一疼，用另一只手轻轻拍了拍他盖着的被子。

「好。」

我被路宴锁了起来。

我看了看手上那根被布缠过的铁圈，再看了看连接铁圈落到地上的链子，叹了口气。

猫咪蹭到了我的脚边，细细的链子在安静的屋子里发出清脆的声音。

「喵~」猫咪的脑袋蹭了蹭我的脚踝。

我蹲下摸了摸它的脑袋：「你是不是也觉得老师多此一举了？」

「喵~」猫咪眯着眼乖巧地蹭了蹭我的手掌。

呜呜呜，这谁受得了啊！我整个人都化了呀！为什么路宴那样的人，会养出这么可爱的小猫咪！

我终于过上了我梦寐以求的生活，门从外面锁起来了，屋子里有路宴准备好的食材，还有一只猫咪陪着我。

除了手上那条有些碍事的链子，一切都让我十分满意。

铁链的长度被计算得刚刚好，除了不能触碰到门口，屋子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到达。

我抱着小猫咪开始逛起了路宴的房子。

房子不大，是个三居室。

一个昨天我们睡觉的房间，一个关了小猫咪的房间，还有一个关着门的房间。

这个房间应该是间书房。

我轻轻转了一下门把手，房间就吱呀一声开了，迎面扑来一股灰尘的味道。

猫咪突然从我的怀里跳了下去，它拖着铁链走进了一片黑暗的房间。

我连忙摸了摸墙上的电源开关，随着啪的一声整个房间亮了起来。

的确是一间书房。

一间奇怪的书房。

猫咪在一个柜子下停了下来，它伸出爪子刨了刨最底下那个抽屉，然后回过头来看我，并低低地叫了一声：「喵~」

我走过去，轻轻拉出了抽屉。

「喵！」猫咪奇怪地叫了一声，一下子就跳进了抽屉里。

抽屉里有一张皮毛，花色跟猫咪的花色相近。

猫咪一边哀叫一边蹭着那张皮毛，这番场景让我心里难受极了。

就算它不会说话，我也知道了那张皮毛跟它脱不了关系了，至于跟它有什么关系，应该只有路宴知道了。

我轻轻安抚着猫咪，试图想把它从抽屉里抱出来，试了好几次都没能成功，还碰掉了一旁书架上的好几本书，最后只能由它去了。

我弯腰去捡掉在地上的几本书，就看到了地上那本摊开了的相册。

打开那一页当中的照片是一个小男生，面容精致，只是嘴角的乌青让人无法忽视。

我拿起了相册，开始一页一页地翻阅。

从第一页一个小男孩笑着面对镜头开始，小男孩越长越大，镜头里的笑容越来越勉强，那双好看眸子里的光越来越淡。

小男孩长到了初中，面容越来越精致，是属于男孩和女孩之间的那种精致。我指腹轻轻划过照片上的那张脸，与如今的路宴有七八分相似。

不知道为什么，初中时期的路宴总是脸上身上带着乌青，照片里那双还没有戴上眼镜的眸子像是淬了毒一样阴冷。

我翻过一页，路宴的照片在初中阶段戛然而止。

接下来就是一只小猫，花色跟抽屉里的那张皮毛一模一样，模样比现在的这只更讨喜更灵动。

再翻过一页，一张血淋淋的照片冲进我的视线里，是那只猫咪躺在血泊中的模样。

我吓了一跳，赶紧翻过，出现的就是如今这只猫咪的照片了。这只猫咪在镜头前不再调皮，腿上也多了一条链子。

当我以为相册到此结束的时候，我看到了最后一页我的照片。

「你在干什么？」路宴清冷的声音从门口处传来。

我惊得手一抖，相册从我手上滑到了地上，落到地上的时候发出了沉闷的一声响。

我抬头看着门口的路宴，他袖口敞开，连领口都被他解开了。

他手里握着连着我的铁链，他的眼镜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取下来的，一双眼睛里全是显而易见的阴郁。

我还没从相册给我带来的冲击中缓过来，看到他时，我一时间不知道要说什么。

路宴的手轻轻一拉，我不得不顺着铁链向他走过去。

在快要到门口的时候，路宴的力大了些，猛地一拉，我就落进了他的怀里。

「漾漾，你不听话。」路宴阴郁的声音在我耳边轻轻响起。

而这时我突然想起他那张脸上、身上都是乌青的照片，心里一疼，连忙伸手圈住他的腰。

「老师，我听话。」

21

相册对于路宴来说，应该是很重要的东西。

他抱着我的手越来越紧，呼吸也越来越重。他的下巴搁在我的肩膀上，目光就落在掉在地上的那本相册上。

「漾漾，你不该碰它的。」路宴的语气阴郁。

果然是他很重要的东西，我乖乖由他抱着：「对.....对不起。」

「你也觉得我很脏是吗？」路宴从我肩膀上抬起头来，他的目光依旧透过我落在那本相册上，里面都是我看不清的情绪。

我轻轻抬起手，铁链随着我的动作发出清脆的响声，路宴的目光闪了闪最后落在了我的脸上。

我将手掌覆在他的眼睛上，能感受到他长长的睫毛刷过我的手掌。

「老师，别看了。」我轻声安抚他。

连猫咪都感受到了路宴的情绪不对，它从抽屉里跳了出来，跑到路宴的脚下轻轻用脑袋蹭他的腿：「喵~」

最后我逼着路宴一步一步往后退，想让他离这个房间远一点。

但是我没注意到他身后的我和猫咪交缠铁链，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路宴已经往后倒去，原本想拉住他的我也跟着一起倒了下去。

就在快要落到地上时，路宴将我抱在他背后的手拽到了他的身前。

路宴就那样躺在了铁链之上，我也稳稳落在了他身上。

他没有说话，我看着他额角隐隐暴起的青筋知道他一定是摔痛了。

我连忙爬了起来，抓着路宴的手想让他借着我的力起来。但是他没有起来，他躺在地上看着我，一双眼睛清明了许多。

「老师，地上凉。」我拉了拉他的手。

他的手一用力，原本跪坐在他身边的我又趴到了他的身上，他轻轻哼了一声。

当我看向他的时候，他的面上已经恢复了平常：「唐漾，你害怕吗？跟我一起。」

怎么会害怕呢？我害怕跟别人在一起。

我摇摇头：「不怕。」

路宴的脸上突然绽开一个笑来，他的眼睛一下子都亮了。

他的手放在我的后脑勺上，把我抱在怀里，笑着问我：「唐漾，陪我一辈子可以吗？」

我内心一颤。

「老.....老师，你这算表白吗？」我声音有些发颤。

路宴在我后脑勺的手轻轻揉了揉，叹道：「算吧。」

这是什么神仙福利。我二十一岁的大劫，成了我二十一岁的桃花。

开心的情绪没有维持多久，因为我为了看路宴的后背有没有被铁链弄伤，执意要他扒开衣服看一下他的后背。

然后我就看到了眼前骇人的一幕。

我的手指颤抖地划过他后背上那一条条疤痕，那一条条疤痕像是突然长到了我的心上，疼得我有些窒息。

再想到相册里那些照片，我眼眶不由得一酸：「老师.....你这是.....」

路宴淡定地穿上衣服，好像那一条条疤痕并不是在他身上。

路宴到最后也没有告诉我那些疤痕是怎么来的，但是他解开了我的链子。

不知道是因为我跟他说我带着链子睡不着，还是因为他今天倒在链子上的确有些疼，让他意识到了铁链子多少还是有点不方

便的。

我躺在床上还是失眠了。

倒不是因为路宴握着我的手睡觉，导致我心跳一百二。

在我还在想路宴这样的身份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照片，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疤痕的时候，路宴握我手的手紧了紧，像是要抓紧什么东西。

我侧过头看他，一双眼睛紧闭，眉头皱得很紧。

应该是又做噩梦了。

我刚要伸手准备拍一拍他，他的手突然抓得很紧。

「不要。」路宴拉着我的手，开始摇头，「妈妈，不要，我害怕。」

果然是又做了噩梦。

我也回握他的手，在他耳边轻轻哄道：「不要怕。」

如果不是我跟他一起睡觉，可能谁也不知道那个站在课堂上谈吐不凡的人，在夜里会脆弱成这个样子。

路宴夜夜都会做噩梦，好在只要我哄他一下，他就能平静下来。这就导致了我每天夜里都睡得很晚，第二天也起来得很晚。如果不是每天路宴都布置了作业，那我可能都要忘了自己还是一个学生的事实。

那个奇怪的房间被锁起来了，路宴也没再犯过病。

我开始和他，还有一只猫过起了不用出门的神仙日子。

路宴说只要我完成他布置的作业，到时候完成了考试，大四再完成了论文，我就可以顺利毕业了。

这简直是件天大的好事情。这一切跟我梦里的未来不谋而合，可是梦都是会醒的。

这天我正在给我妈打电话。

「囡囡，上次给你的法子，管用吗？」妈妈的声音从对面传来。

我想起自己曾经做的蠢事，噗地笑起来：「妈妈，不管用！」

我正要解释她的算命根本不准，我二十一岁没有劫数只有桃花的时候，那个密码门滴的一声响了。

这个时候路宴应该正在上课，开门的绝对不可能是他。

22

我挂断了妈妈还在讲话的电话。

从门口进来的人一身西装，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如果不是看到他脸上不轻易被察觉的细纹，绝不能猜出他的年纪。

但是我猜出来了，因为他那张与路宴六分相似的脸。

是路宴的父亲，路兴。

跟在他身后的还有一个年轻的男人。

我拿着手机的手一时间不知道往哪儿放，最后只能背在身后。
在我紧张得快要脚指头抠地的时候，路兴坐在了我的对面。

他对我的存在并没有惊讶，说明他来这里，就是为我而来。

「唐漾？」路兴坐在我的对面，淡淡开口了。

我看着他那条看着就价格不菲的裤子的裤腿，微微点了点头。

虽然我也知道丑媳妇总得见公婆，但是我还没毕业，而且没有路宴在我身边，我真的特别害怕。

我把手机轻轻放在了背后的椅子上，站了起来：「叔.....叔叔，您，您喝什么茶？」

路宴这里倒是有不少的茶，我前两天还看到了。

路兴从身后的男人手中接过一个牛皮文件袋，放在了矮几上：
「不用了，我等会儿还有个会，很快就走了。」

那就好！下次来的时候可以挑路宴在的时候来。

我的手在身后搅在了一起：「好。」

现在我又陷入了第二轮尴尬中，我已经站了起来，但是路兴不要茶了，也没有叫我坐下来。

那我现代就得站着.....

这个角度，真的很容易就瞟到路兴的脸了啊！呜呜呜呜！

路兴把那个文件推到了我这边，他说：「我不希望你跟路宴在一起。」

我整个人都僵了。

这个场景我不是没有想过，毕竟我的家庭情况跟路宴的确是差了十万八千里，但是真实发生在我面前还是让人有些受不住的。

「倒不是觉得你不好。」路兴抬头看我，指了指我面前的牛皮文件袋，「你看了会明白。」

我不想看。

僵持了十秒钟，我伸出了我的手。

当我的手拿到那个文件袋时，我突然有一种预感，只要我打开了它，那我和路宴就不再可能了。

我怀着这种预感，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文件袋。

里面有一叠的资料，其中最上面的就是一个男人入狱的照片。我不认识那个男人，但我认识他的鼻眼，还有照片他的名字。

唐耀天。

是我爸爸的名字。

我知道我有一个爸爸，在我一岁时就跟外面的女人跑了，我对他的所有认知只有他的名字。还有从记事开始，周围邻居无处不在的又憎又怜的目光。

我的手指发颤，虽然妈妈从没跟我说过，但我早从别人的嘴里听说了这个人犯了法，进了监狱。

他犯的是人人喊打的法，才导致我和妈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过着那样艰难的日子。

我拿开那张照片，下面的纸都是他的罪行。

他曾经专门给那些有怪癖的老板提供服务，其中包括给有特殊恋童癖的老板介绍未成年人。

「只是陪老板玩一下。」这句话好几次出现在他的笔录中。

我的手微微颤抖，已经没有勇气再翻下去了。

这是天大的罪过。

但是我还是在洋洋洒洒的一页纸上，看到了路宴的名字。那个能戳进我心窝的名字，出现在了这里这个绝不可能出现的地方。

我的手抖得让我无法看清上面写了什么，一颗心像是被人扔进了冰窖里。最后我强制自己认真地、一字一句地看着那段唐耀天关于路宴的笔录。

「那个老板一眼就看中了路宴，就在他学校里。我听说他原本就没人管，只有个到处鬼混的妈妈，就联系了他妈妈。没想到她妈妈听说我能给她十万，她没问什么事情就答应了。」

「路宴很聪明，隐约知道是什么事。几次从我手上逃走，最后都被他妈妈送了回来。如果最后不是他在逃跑的路上出了车祸，被人送到了医院，他也跑不了。」

「其实就是陪老板玩一玩，他要是听话，也不会挨打。」

「皮子紧，小时候肯定就没少挨打，怎么打都不怕。」

啪嗒——我的泪就那样掉到了那张纸上，掉在了路宴的名字上。

路兴站了起来，他从我的手上抽走了资料。

一眼都没有看上面的东西，直接给了身后的男人，男人将资料放回了文件袋里。

「不要跟路宴说我来过。」路兴走了两步，又回头说，「你跟唐耀天很像，他已经病死在牢里了，你却还留在路宴身边。」

我却还留在路宴身边，日日夜夜折磨他。

23

「我以一个父亲的名义，希望你能离开。」这是路兴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难怪.....难怪他一遍又一遍地说自己脏。

可脏的明明不是他。

偌大的客厅，安静地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

猫咪蜷缩在我的腿边，它腿上的铁链也已经被路宴取了下来。

我看着面前的矮几，就在刚刚，那里放着一叠资料。

不知道看了多久，我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我呆呆地低头看沙发上那个显示着妈妈来电的手机。

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我连忙按了接听键，还没等妈妈那边说话，我急急问：「妈妈，唐耀天死了？」

或许呢？或许只是名字一样呢？或许路兴认错了呢？

电话那头的声音在我的话里停了下来，最后是久久的安静。

安静得让我害怕。

我从来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觉得安静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囡囡，」电话里妈妈的声音有些哽咽，「妈妈不是想瞒着你的，只是你还小。你就当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个人就行了。」

这话像是一盆冷水直直浇到我的头顶。我也曾经想当这个人没有过，我也从没当这个人存在过，可是现在怎么办！

路宴在我身边，一夜又一夜地做噩梦。只是因为那个人做的那些禽兽不如事情，或许还因为我和那个人相似的眉眼。

我窝在沙发上，看着落地窗后的日光随着时间推移一点点改变方向，直到日光完全洒不到沙发上。

大门才又发出了响声。

我没有像往常那样走到门口去迎接，因为我好像没有勇气再去面对路宴了。

路宴一步一步朝我走了过来，他从沙发后弯腰伸手圈住了我：「怎么了？」

他身上是特别好闻的香味，我只要闻一下，心就能很快安定下来。

这次也是。

我弯起嘴角，摇了摇头。

路宴放开了我，从沙发一侧走过来坐到了我的身边，他的声音有些小心翼翼：「是不是想回学校了？」

我侧头看着他，他眼睛里带着让人不轻易察觉的阴郁。

如果当年没有唐耀天，会不会他眼睛里装的都是璀璨的星子，会不会成长成一个正常阳光的人。

「学校人多，我回去干吗？」我笑着靠在路宴肩上。

我很少会主动对他表现出亲昵的动作。路宴也察觉到了，他将我的下巴抬起来，笑着问我：「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我点了点头，将藏起来的手放到他面前，故作有些不好意思：「老师，我今天摔碎了一个杯子。」

是失神的时候打碎的，收拾的时候又失神割破了手。

路宴连忙捧着我的手，细细看了下我被划了一条口子的手指，皱起了眉。他放下我的手，起身去了一边的柜子拿出了急救箱。

他一边给我擦上碘伏，一边朝手指吹气：「疼吗？」

我鼻子一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点了点头，带着哭腔道：「好疼。」

心好疼。

为什么我的路老师，曾经经历了那样的事情。

路宴的动作又柔了一些，最后轻轻给我贴上了创可贴。

「以后不许再自己收拾了。」路宴开始的语气有些严厉，最后抬起头来看到了我含着泪的眼眶，语气一下子就柔了下来。

泪一下子就落了下来，我哭着说：「好。」

路宴神情慌乱了起来，他放好东西把我搂进怀里，一只手轻轻擦了擦我掉下来的泪：「是我不好，是我不好。」

我摇摇头，可是泪根本不受控制。

「你如果再哭，我只好给自己也割条口子了。」路宴慌乱的声音从头顶传来。听了这话，我连忙咬住下唇，让自己不要再哭了。

路宴抱着我坐在沙发上很久，我的情绪也平复了下来，看着他握着我手的手，低声问：「老师，你的父亲是路兴？」

话一落，我明显感受到了路宴的身子一僵。

路宴握着我手的手揉了揉我的手掌，他指腹有轻微的茧，刮得我的手掌有些痒。

「嗯。」路宴低低应了一声，「十四岁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路兴。」

轻笑声带着嘲讽：「可笑吗？」

我摇了摇头。

可笑的是我。

他十四岁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路兴，而我二十一岁知道了自己父亲种下的恶果。

24

路宴又做噩梦了。

以往每次我都不知道他梦见了什么，但这次我知道。

当他拉住我的手一遍又一遍地说救我的时候，我的心像是被人撕成了无数块。

我轻轻握住他的手，慢慢拍着他身上的被子，哭道：「好。」

路兴又来过一次，给我留下了一张去 M 国的机票和一张没有密码的银行卡。

我把它们收在了路宴绝不会翻到的抽屉里。

在路宴这里两个月了，我没有给他做过一顿饭。每次都是他回来把我抱到厨房，让我坐在操作台上看他做饭。

他几乎不让我做任何事，除了做作业。

今天我趁路宴不在家做了一桌的饭菜，他到家的时候看着桌上的饭菜有些不可思议。

「我不是不让你做这些吗？伤到怎么办？」路宴拉过我的手。

我笑着摇头：「我以前在家也做的。」

路宴看着我的脸：「你是不是想家了？」

我连忙低下头摇了摇头，如今我下意识地会躲开路宴看我脸的目光。

我害怕他会因为看到我而想到那个人。

因为我们相似的鼻眼。

我轻轻抽出手，从操作台上拿过来已经被我醒好的一瓶红酒。

「老师，我们今天喝点酒吧。」

路宴没有拒绝。

在我的有意而为下，我们都有了些醉意。

我看着路宴好看的脸，伸手将他的眼镜取了下来，借着酒劲凑过去亲了他一口。

我趴在他的耳边，轻声道：「老师，我喜欢你。」

说完，正欲起身，我就被路宴抓住了，整个人都倒在他怀里。

随后一个吻落了下来，缠缠绵绵。

我们从饭厅吻到了卧室，在我衣服褪到肩膀的时候，路宴停了下来。

他喘着粗气趴在我身上，我微微眨了眨眼，柔柔叫了一声：「老师.....」

路宴的喘气更急了，他伸手盖住了我的眼睛，在我耳边哄道：「漾漾，等你毕业好不好？」

不好。我等不到了。

可是还没等我进行下一步动作的时候，路宴就从我身上起来了，顺使用被子把我卷实了。

好的，路宴，你会因为你现在的举动后悔一辈子的。

我怒火中烧，然后因为喝多了酒，就睡着了.....

我醒来的时候，路宴已经去上课了。

今天他有两节课。

所以路兴买了今天的机票。

我带上鸭舌帽，耳朵里塞着第一次见到路宴时用的耳机，抱着他的那本相册，踏上了那班飞往 M 国的飞机。

我给路宴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信里告诉了我离开的理由，也求他千万不要来找我，希望他能放过自己，放过那段过去。

路兴不愧是路兴科技的董事长，做事情十分到位。

他在 M 国给我找了一栋郊区的房子，生活必需品周围都能买到，四周的人非常少。

我站在屋子里，是前所未有的孤寂。这个屋子里什么都好，只是没有路宴。

真是奇妙，短短半年时间，我就从习惯一个人变成了习惯两个人。

我告诉妈妈，我被学校送到了国外进修，希望她不要担心，注意自己的身体。

我顺便还告诉了她我和路宴的事情，她对这件事很吃惊，并表示如果路宴找到她，她不会告诉路宴我的信息。

我想她的心态应该和路兴一样，希望我和路宴永远也不要有瓜葛吧。

这我就放心了。

实际上我也真的在进修。在一所算不上特别好，但在国际上也有名气的学校里。我自然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这一切都是路兴安排的。

这让我很放心，因为他肯定不会让路宴找到我。

世界好像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我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待在我的小屋子里。整个世界只有我和那本相册里的路宴。

不知道路宴还做不做噩梦了。

而我开始做噩梦了。

每夜每夜，我都梦见身形单薄的路宴站在马路的另一端，带着一身的伤在求路过的人能救救他。

每夜每夜，我都能梦见小时候每天回家看到门上被扔的烂菜叶子，妈妈蹲在角落里悄悄地哭。

有时候也能梦到，路宴抱着我，小心翼翼地问我能不能将我锁起来。我还没能笑着答好，就醒了过来。

思念像是能啃噬心脏的恶魔，随着时间的迁移，将我的心被啃成了七零八碎。

原来不是所有事都是能被时间治愈的。

25

我终于在课余时间找到了事情做。我在一个小众的小说平台写起了小说，写我和路宴的故事。

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只有我写小说的时候，才会觉得路宴还在身边，才不会被思念吞噬。

只是我撒了一个谎，小说的结局，我和路宴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还自私地为我们写了一个孩子，名字叫路思湫。

每天我都会把自己的小说看一遍，看了一次又一次，就好像在平行世界里我们就真的在一起了。

小说在平台掀起了一阵师生恋的风，这是让我没有想到的。越来越多的人在我的小说下评论祝福天长地久的。

看着那些评论，我更觉得我和路宴其实是在一起的，只是我很不幸地待在了平行世界的另一端。

因为小说平台很小众，所以就算在平台里怎么火也掀不起什么浪。

我日复一日地上课回家，上课回家。

我依旧不敢和别人交谈，我依旧每天抱着相册入睡。

时间就这样安安稳稳地过了两年多，当我的小说热度冷了下来，我又回归于透明的时候，我收到了一条小说的评论。

小说正火的时候，我都会——认真看读者们的评论，生怕会落下一条祝福。

这一次也不例外。

我点开那个小红点，看到了一个系统给的用户昵称的评论。

「作为你的老师，我从没教过你撒谎。」那条由冰冷文字组成的一句话，就那样出现在我的电脑屏幕上。

我握着鼠标的手一抖。

我之所以会在这里写小说，一是因为这个平台足够隐秘，二是因为路宴绝对不会看小说。

但是我没想到小说会火，也没想到路宴会看小说。

如六年前一样，我脑子里的第一想法就是销号退网。

我的手还没动，就跳了一条私信，再然后就是两条、三条、四条。

此时我的心脏已经跳到了我的嗓子眼，理智让我不要点开，可是我的手还是在心脏的诉求下点开了私信。

【漾漾，你不要销号。】

【漾漾，快三年了，我去了几百个城市都没能找到你。】

【漾漾，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怎么会不知道你是唐耀天的女儿呢？我见到你的第一眼就知道了啊！我第一次去学校办事情遇到来报道的你，我就去查过了。当时我想，那样的人怎么能有女儿呢？】

【看到你躲在宿舍楼下，偷偷给一只流浪猫包扎伤口。我就在想，那样的人怎么能有你这样的女儿呢？我活在阴影里，掉进沼泽里，你却纯净得像一张白纸，这怎么可以呢？】

【直到我查到你的过去，直到你注册了我创建的论坛，直到所有的事情都不在我的控制之内。】

【唐耀天在牢里死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坐在电脑面前一脸的麻木，而电脑里是你刚跟我吐槽今天的饭难吃。我就想，他死了，那就由你来补偿好了。】

私信还在一条条地跳出来，上面全是路宴的急切。

他怕他再晚一点，我就又不见了。

【漾漾，你和他是无关的！只有你，唯独你才可以把我从噩梦里拉出来。】

我泣不成声。

我无法想象那一年又一年，路宴是怎么过来的。他明明知道一切，却什么都不告诉我；明明不该由他来承受的事情，却全由他一个人承担。

【唐漾，你回来好不好？我求你回来好不好？】最后一条私信停在屏幕里。

路宴的所有请求，我都无法拒绝。

我慢慢敲下键盘：【好。】

正好到了结业的日子，我处理好一切，买了一张回去的机票。

我带上鸭舌帽，把耳机塞到耳朵里，抱着怀里的相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那个我住了两年多的房子。

空姐的提示音响了十分钟之后，飞机才平稳地落到了地上。

飞机里的乘客都已经走完了，我才带戴耳机慢慢走出去。接机口等着的人很多，我却一眼看到了其中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眉眼的那个人。

他走到我面前，我无措地低着头，小声道：「老师。」

他一只手轻轻捏住我的下巴，迫使我抬头看他。我看到他眼睛里无数细碎的星子，一张过分好看的脸被口罩遮住了大半。

「小没良心的，知道回来了？」

此时过往的人群好像瞬间消失了，天地间只剩下了我和路宴。

我轻轻抱住他单薄的身子，在他怀里吸了吸鼻子：「老师，我回来了。」

回来补偿你。一定好好补偿你。

（正文完！接下来是路宴的番外啦！很多事情就在番外交代啦！）

路宴番外

1

我被自称我外公外婆的人养在乡下，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也从没见过自己母亲。

因为长期营养不良，我比同龄的男孩子要瘦弱很多，所以每次他们向我扔泥巴石块的时候，我也只能加快脚步，想着快点摆脱他们就好了。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么过下去，但是那天我放学回家，发现家里的门开着，门外放了一个我没见过的行李箱。

门里站了一个打扮艳丽的女人。

那个女人回头看见了我，她一张年轻的脸上绽开一个笑容：「宴宴，到妈妈这儿来。」

我退后了一步，然后又加快了脚步朝她走了过去。

我以为我是朝着太阳去的，却不知道原来地狱也是分哪一层的。

这个自称我母亲的女人把我带到了城里，她给我买了新衣服，买了新书包，送我进了城里的学校。

这一切都像是一场我不愿意醒来的梦。

但是梦总归是要醒的。

女人开始带不同的男人回家，每一个都要求我叫他爸爸。

明明她前一天还说我是她心里最重要的人，第二天就能冷眼看着一个陌生的男人对我拳脚相加。

我的身上常年带着淤青；我学校的家长会常年没人参加；我的资料上，父亲那一栏永远空着。

后来我才知道，我不过是女人打不掉才决定留下来的孩子。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除了家里换了一个又一个的男人，除了偶尔会被陌生的男人打，除了会被女人嫌弃我是个拖油瓶不该带到城里来，也没有什么更差的事情了。

习惯了就好。

这次女人又带了一个叫唐耀天的男人回来，这个男人跟其他人不一样。他给我买了一身的新衣服，从不对我动手，从不让我叫他爸爸，我多看一眼的东西都会买给我。

直到有一天，他说要带我去个地方。

女人在身后依旧画着艳丽的妆，她一脸温柔地看着我：「宴宴，跟叔叔去吧。」

那是个偏僻的大别墅，唐耀天在门口把我交给了一个干瘦的男人，我看着高高的铁门在我身后关上。

我看着唐耀天在门外接过一大叠钱。

我被卖了。

阴暗潮湿的屋子里，从阴影里走出来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他走到我面前，笑得十分地亲切：「陪叔叔玩一会好不好？」

那一刻我像是被人扔进了十八层地狱。

不管我怎么挣扎，怎么求饶，男人还是脱光了我的衣服。

一个电话打了进来，他不得不放开我。我趁着他接电话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从窗户上跳了下去。刺进心脏地疼痛从腿上传来，我却顾不得那么多。

不知道跑了有多远，不知道跑到了哪儿，我最终因太过疼痛晕了过去。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就看到了站在我床边的女人。

我红着眼求她：「求你，求你不要送我回去。」

她一脸的为难：「宴宴，妈妈已经收了钱了。」

我出院就被她交到了唐耀天手上。

我在他送我去那个地方的路上跳了车，我一边跑一边叫着救命，但没有一个人帮我，没有一个人愿意让我上车。

最后女人出现在了 my 的面前，她用毛巾轻轻擦了擦我脸上的泥泞。

我以为她改变主意了，可是她亲自把我送了过去，她在铁门外对我挥了挥手：「叔叔不会伤害你的，妈妈在这儿等你。」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原来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太阳的。我所能触及的一切，都是冰凉一片。

我被脱光了衣服绑住了上身，还是那个大腹便便的男人。不管我怎么求饶，怎么求他别过来，他都笑得十分亲切。

我在房间里跑，将房间里所有一切能摔的东西都摔了，最后把一个花瓶踢到了男人的身上，他的笑容在脸上消失了。

他从另一个男人手上接过了一条鞭子，对着我狠狠地抽了下来。那鞭子上有刺，每一次下来都像是整个鞭子嵌进了肉里。

就在我身下流了一地的血，就在我以为我活不成的时候，绑着我的绳子在背后断开了。

我再次从窗户跳了下去。

咔嚓一声，我听见骨头不知道是错位还是断裂的声音。刺骨的疼痛从腿上传来，而脑子里只剩下死也不能死在这里的念头，我不顾一切疯狂地朝外面跑。

「滴——滴滴——」一道强光朝我射过来。

我眯起眼看过去，看到了一辆车朝我过来。

死了也好。

死了也好。

2

「滴，滴，滴。」

机器音在我耳边越来越清晰，我还没有死。

我微微动了动眼睛，一道光泄了进来，我适应了一会才慢慢睁开眼睛。

是一间单人病房。

「醒了！醒了！去叫医生！」旁边的人惊喜地叫唤着。

我侧头去看他，是个我不认识的男人。

不知道又是哪个男人，我缓缓地闭上眼睛，为什么一辆车开过来都没撞死我。

「路总，少爷刚刚醒了。」我旁边的男人再次开口。

我皱了皱眉，路总和少爷是谁？

再次睁开眼，我就看到了站在我床边的男人，男人剪裁得体的西装，连头发都整理得一丝不苟。

让我惊讶的是，他的那张脸跟我相似。

他也看向我，眼中没什么情绪。

「我是路兴，你是我儿子。」他在一旁坐了下来，一举一动都彰显着矜贵，「与这件事情有关的人，我都已经送进了监狱里，你好好养伤。」

我听不懂，他也知道我听不懂，又加了一句：「包括罗美娟女士。」

那个女人的名字。

那个女人也被送进了监狱。

后来我才知道，我逃出来刚好撞上了路兴的车，路兴吩咐司机把我送进了医院。血库的血不够，需要同血型的人输血。

路兴作为同血型的人没有选择见死不救，却被医院告知直系亲属不建议输血。路兴看着我的脸，决定做亲子鉴定。

结果为父子关系。

在我昏迷的一个月里，他调查清楚了我的来处，调查清楚了我经历的事情。

虽然我只是他一夜情的产物，但他膝下没有一个孩子，所以他要认下我。那些伤害过我的人都被他一一处理了，包括罗美娟。

我在医院养了半年才养好了，只是背上那两道被鞭子留下的伤痕还在，只是我会每夜每夜做噩梦了。

路兴给我请了家庭教师准备送我出国，我开始没日没夜地学习。

只有脑子里都装满其他的东西，才能把那些肮脏的回忆去掉。

我不再相信任何人，就算是路兴给我找的心理医生，我也极度不配合。

我对路兴再没有对父亲的幻想，尽管他对我已经尽职尽责。

路兴给我带来了一只猫，那只猫可爱又调皮，会不顾我眼里的阴冷待在我怀里撒娇。

我养了它好几年它都乖乖的，可是这一年它却怀孕了。

连它都背着我怀孕了。

它在我面前难产了，生了一只小猫后就不动了。

我看着它躺在血泊里，没有来得及送它去医院。

它死在了我的身边。

死了也好。

死了就再也不会偷偷跑出去了。

我把它的皮毛留了下来，留下来永远陪着我，而它生的小猫被我锁了起来，只有锁起来才会听话，才永远不会离开我。

有小猫陪着，我的日子又安静了下来。

二十五岁这年我在国外硕士毕业，跟路兴说我不愿意接他的生意，想去做老师。

路兴答应了。

他安排了我回国去一趟 C 大准备材料，再在国外读完博士就回来任教。

我回国的第二天就去了 C 大，刚好碰上了 C 大迎接新生。我走在一条无人的小道上，突然一个女生撞在我的身上。

女生拎着略有些老旧的行李箱，耳朵里塞着耳机，她低着头急急地说了声「对.....对对不起」，就急冲冲地绕过我朝我身后走

去。

我久久回不过神来。

那个女生低着头让我看不清面容，而她那鼻眼却落进了我眼里。那跟唐耀天一模一样的鼻眼，噩梦般的回忆一下子袭入脑中。

我急急跟了上去。

一直到了女生宿舍都没再看到她的身影，就在我作罢的时候看到了她老旧的行李箱。

我绕过宿舍来到另一边的角落。

女生穿着一袭白裙子蹲在角落里，额头有细细的汗。她将自己长长的裙摆撕了一截，动作又轻又柔地替那儿的一只小猫包扎伤口。

阳光落在她身上，那模样像是遗落在人间的精灵。

我待在阴影里像一团脏污，而她却在阳光下干净又美好。世界上怎么能有这样不公平的事情呢！

她的名字叫唐漾，的确是唐耀天的女儿。

我坐在飞往国外的飞机上，放下手中唐漾的资料，看了一眼窗外熟悉又陌生的城市，整颗心仿佛被浓雾掩盖。

我坐在电脑后，电脑屏幕里是我自己建立的一个小论坛，时不时讨论一下关于经济的一些问题。

此时跳出了一个评论信息，平时我是从不看这些信息的。

但是我现在心里有些烦躁，就点开了，就看到一个昵称为 Yang 的用户在我的一个帖子下发了一连串的乱码评论。

我点进用户的主页，一片空白。难道是出了什么 BUG？

我进入后台看了一下，就看到这个 Yang 是在前不久刚注册的新用户，IP 地址在 C 大，真名为唐漾。

那个穿着白裙子的女生出现了我的脑子里，我已经让人去调查她了。

她的资料还没来，老天就迫不及待把她送到了我的面前，那我怎么能错过这个机会？那么干净的一个女孩，得被我拉进深渊，一起待在地狱里才行啊。

我建立这个论坛以来，第一次点开论坛的聊天框。我把她的乱码评论截了张图，加了个问号一起发给了她。

过了很久，我看着那个聊天框里正在输入四个字出现了一次又一次，却没有收到一条新消息。

当我以为可能又卡了 BUG 的时候，终于收到了一条信息。

【对.....对不起！我刚刚.....不小心按到了.....我找不到删除键
QAQ】

嗯，当时建立这个论坛的时候，我就没设置删除键。

因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每一次错误买单。

我在安静的房间里，轻轻地敲打着键盘：【我还以为你对我的分析有意见。】

这一次对面倒是回得很快。

【怎么会！呜呜呜，你写得太好了.....】

我们就这样开始聊了起来。

聊了两天，唐漾的资料就被放在了我的桌上。我翻开那些资料，那个女生的照片就出现在了眼前。那双干净纯洁的眼睛里全是躲闪，没有聚焦。

我指尖一动，翻了下一页看她的身平资料：平均两年搬一次家，学校都转了好几次。搬家的理由有房东知道了唐耀天的罪行拒绝继续出租，有邻居知道了唐耀天的罪行各种刁难。

明明跟她一点关系也没有，明明她连唐耀天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却也一块被笼罩在了阴影之下。

电脑上聊天框又来了新消息，我放下资料抬头看着屏幕。

【其实我从来都没有过朋友，你是第一个，我也不敢跟别人说话，我第一次跟人说这么多的话。】

我看着对话框里的正在输入出现了好几次，最后消失了也没见到新消息发过来。

在电脑旁边放着的资料上，「社交恐惧症」几个字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我脚下的小猫舔着自己的爪子，我伸手摸了摸它的脑袋，它抬头朝我叫了一声。

「你说我就这样原谅她是不是有点太容易了？」

小猫继续叫了一声。

「原本也不是她的错。」我的手放回了键盘，「不过是一个和我一样不愿意接受这个世界的人。」

我把唐漾的资料收了起来，打消了以前的想法，打算不再和她有联系了。

既然已经不是阳光下的人了，就不需要我拉一把了。

但是唐漾却不知道怎么想的，一而再再而三发来新消息。

我一度怀疑她是不是真的患有社恐。

【Q 你不会不理我了吧？不要啊，你是我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朋友 QAQ】

好像我不理她，她就能从电脑那一端钻过来一样。

我叹了口气，回了一句：【最近比较忙。】

发过去才发现自己居然撒谎了，大可以告诉她我不喜欢和人聊天，但是我没有说。

唐漾的话真的不少，就算我不回她消息，她也会每天孜孜不倦地给我发消息。

小到每天发生了什么，大到每天的新闻，她都能找到话跟我聊一聊。

渐渐地我也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每次看到对话框里她的消息，仿佛就能听到那个干干净净的小女孩在我的耳边叽叽喳喳。

隔着时差，我开始每天期待她的新消息，期待她跟我说今天吃了什么，上了什么课程。

直到一通越洋电话过来，电话那头告诉我，唐耀天病死在了狱中。

我挂掉了电话，还没有被拉回那段噩梦般的回忆，就看到了屏幕上聊天框里的那句：【今天食堂的饭太难吃了，土豆里好像没放盐。】

我看着屏幕上那个可爱的卡通头像，回国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既然唐耀天死了，那就由你来弥补吧。

我提前回国了。

在我的要求下，我直接在这学期教授大三的市场金融学。

上课铃声响了以后，我看着那个戴着耳机的女孩的脚步并没有快起来。我跟着她走到了教室门口，提醒她：「同学，你迟到了。」

吓得她耳机直接掉了下来，我的心情瞬间就好了许多。

看着她头也没回，结结巴巴地道了声歉就跑进了教室。

嗯，好像是有点社恐。

当我叫她坐到第一排的时候，我看着她僵硬地转身，一脸要哭的表情走到了第一排坐下，突然觉得今天的天气都好了起来。

「唐漾。」在同学们目光还在交换的时候，我的目光就锁在了那个恨不得把头埋到桌子底下的同学。

她颤颤巍巍地站起来，盯着桌子上的课本，一脸的视死如归。

「嗯，你就作为这堂课的课代表吧。」

如我所料，她整个人都傻了。

太可爱了。

在论坛上话多得我打字慢一点都跟不上的人，在现实中跟别人说一句话都不敢。

我没等她反应过来就走出了教室，看来不能让她知道我就是 Q 这件事情。

看着唐漾一次又一次从耳朵红到脖子，一脸的要哭不哭的样子，仿佛成了这世界上最有趣的事情，有趣到我都快忘记了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罗美娟的出狱却一把将我拉了回去。她找到了学校里来。

「宴宴，妈妈是爱你的，你知道的。」她站在树下，一脸的苦情。

看她的模样，狱中的生活应该没有差到哪儿去。

我冷笑一声。

她看我的态度也不再跟我打感情牌了，她从包里拿出一张卡片递给我：「这是胡氏集团的二女儿给的地址，她说一直喜欢你，你去和她见一个面。」

那语气就跟当年说「没事的，只是跟叔叔见一面」一模一样。

我抬眼冷冷看着她：「你休想！」

她从包里掏出来一把水果刀架在手腕上：「你要是不去，我就活不了了，我还不如直接死了算了。」

她可以死，但是不能在这里死。也不能让别人知道她是我生物学上的母亲，更不能让唐漾知道。

唐漾会被吓坏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挣扎过程中，刀会刺到我的身上。

罗美娟跑走的时候，我竟然没有感到一点点的难过。当我走出小树林，看到那个熟悉的背影的时候，心里想着一定要等她跑走了再倒下。

显然我的身体并不听我使唤。

唐漾明明怕得要死，连跑了好几步，最后却还是转了回来。她全身都在发抖，还是在我身边蹲了下来。

我撑着最后的力气告诉她，这只是我自己不小心用水果刀刺的。她一边害怕地点头，一边把我扶了起来。

我倒在她瘦弱的身上，一边尽力少压着她一点，一边想或许老天也觉得对我太残忍了，才派了这样一个活在黑夜里的小可爱来我身边吧。

可能因为我一路上用了不少力，流了的血有点多了，一到医院就昏了过去。

昏过去之前听到唐漾哭哭啼啼道：「是.....是.....是水果刀。」

我就说她肯定是要吓坏的。

「路教授，要不学校给您请一个护工过来？唐漾还是个学生，耽误了课程也不好，再者她就是个小丫头，肯定没有护工照顾得周全。」电话里唐漾的导员在劝我不要让唐漾陪在医院里。

我余光瞥到门口那个提着保温桶鬼鬼祟祟的小女生，嘴角微微上挑。

「不用，我的课代表在这儿就够了，她落下的课我会看着办。」声音微微上扬，非要让门口的人听见才好。

果然就见她哭丧着脸走了进来，如果不是她胆子小，她手中的保温桶应该已经砸到我脸上了。

我看着她乖巧地帮我把饭菜摆好，毛茸茸的脑袋就在我的面前，好想伸手揉一揉。

「小伙子，你女朋友可真体贴。」隔壁床的女人说了一句。

我送了一口饭进嘴里，来掩饰自己上扬的嘴角。

一旁的唐漾涨红了脸，她手足无措地拉了拉我的衣角。

如果我再不开口，她会羞到爆炸吧，看她的样子想直接钻到床底下去。

「啊，这是我的学生，是我的课代表。」迟早会是我的女朋友，是我的妻子，是陪在身边一辈子的人。

一切都慢慢来，只要她在身边，什么身份都没关系。

出院的我拒绝了唐漾导员为唐漾安排老师补课的事情，我看着他：「你觉得我教不了其他课程？」

他有些吃惊：「不，不是。路教授身体还没完全恢复，需要多休息才是。」

我睨了他一眼，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来，从下而上看着他：「我的身体很好，这件事情就这样安排了。是我导致唐漾落下了一周的课程，不必麻烦其他老师。」

导员连连点头，从办公室退了出去。

虽然我到这里任教从没有表明过自己的身份，但是好像所有人都知道了。知道了也好，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我打开电脑，又可以听唐漾的碎碎念了。住了一周的院，她应该要有一肚子的牢骚要发了吧。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她要吐槽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是被情杀，那天晚上不知道她是从什么时候出现在小树林外的，也不知道她听到了多少。

我看着对话框里不断跳出来的信息，只觉得有些头疼。

斯文败类？

渣男？

明天一定得和她好好解释一下才行。

唐漾的美好果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我站在教室门口，看着那个男生在几个人的簇拥下走向了角落里的唐漾。

阳光从窗户上洒在她的身上，像是个落到人间的精灵。

偏偏她自己不知道，呆愣愣地看着面前给了他纸条的男生。

那个男生眼里的倾慕比窗外的眼光还刺眼，我冷冷地叫了声「唐漾」。

果然美好的东西只有锁起来，才能只属于我一个人。

我在地狱里待了那么久，好不容易等来了一束光，为什么要出现人来跟我抢？我准备了这么久，一步一步朝她而来，凭什么他要跟我抢？

这样的念头迅速在脑子里扩散，直到唐漾推门而入。她一进来，黑暗的空间仿佛被带进来一束光。

「抓住她，她只能是你的。她只要走了，你就掉回地狱了。」有个念头在脑子里疯狂叫嚣。

我一步步朝她走了过去，她倒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的心神一荡。

「周宇杰是谁？」她在我怀里，声音小小的，带着一点颤音。

她连那个男生是谁都不知道。

我被理智拉回，看到唐漾受惊的表情有些后悔，是我没有控制好自己。

周宇杰的纸条被我收了。

【可能是问你作业是什么吧，你不是课代表吗？】我在屏幕上打下一行字。

而后我拿起一旁的纸条，纸条上的字有些张扬：「唐漾，我喜欢你，喜欢你很久了，能做我女朋友吗？——周宇杰。」短短的两行字在字条上显得格外刺眼。

多久？除了我，谁也不能喜欢她。

我将纸条放进了抽屉里面。

6

周宇杰入伍了。

这里面固然有我的操作，但他也有血性。如果他不是对唐漾有着非分之想，或许我会很欣赏他。

唐漾开始主动到我办公室里来，她会在我为她准备的桌子上乖乖写作业或者看书。

日子一天天安静地过去。

我回头看到太阳下的唐漾乖乖坐在那里的时候，时不时会觉得这只是一场不属于我的梦。

我经常在想，明明她也是从黑暗里走来，怎么还能这样的干净纯洁？纯洁得连我都不舍得在她身上画一笔。

但是偏偏有些肮脏的人总是要出现。

罗美娟把那张写着地址的卡片扔到我身上的时候，我才突然想起来，我本来也是不干净的一个人的。

我将唐漾锁在怀里，不断地收紧手臂。再紧一点，如果能把她融进自己的身体里就好了。那我就不必再担惊受怕她会离开，就不用担心她发现我的潮湿阴冷了。

「漾漾，我把你锁起来好不好？」我小心翼翼地问她。

她认真地回答：「好。」

一颗杂乱的心瞬间就安定下来。

好，一言为定。

唐漾发现了我就是 Q，原本我担心她会生气，会责怪我为什么欺骗她。

可是她没有，她不知道想到了什么，从耳朵红到了脖子，细细看，连她可爱的指尖都有些泛红。

嗯。我好像知道她想到了什么。

我看着她抱着书包落荒而逃，之前还在的阴郁一扫而空。

论坛的照片我自然是第一个知道的，我没有要求撤下去。

是她口口声声答应我，要让我把她锁起来的，总不能说话不算话。

唐漾呆呆地跟我进了屋，才反应过来不应该。

她这么可爱，我如果不把她锁在家里，被别人带走了怎么办呢？

她蹲在小猫的身边，一下又一下地抚摸着小猫的脑袋。

小猫第一次见除了我之外的人，竟然也这么温顺听话，仿佛谁勾勾手指都能把它带走。

果然锁住才是对的。

我看着唐漾白白嫩嫩的手腕，她也可能被别人勾勾手指就带走了。

但我没想到，她真的走了。

我拿着她留下的信跑进了路兴的办公室，他坐在椅子上见到我进去，一点也没有意外。

「她自己的选择，我只是让她知道了她应该知道的。」路兴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他走到我的身边，接过我手中的信，看完了信上的内容。

「如果她不是那个人的女儿，我还挺喜欢她的。」

我将他手中的信抽了回来，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她是她，除了我，跟谁也没有关系。」

唐漾让我千万不要去找她，那我余生要怎么办呢？

一个见过光的人，要怎么回到暗无天日的地狱里呢？

我开始在每个周末、每个假期辗转多个城市，所有曾经被她提起过的城市，所有可能跟她有关的城市，我都去过了。

我也去找过了她妈妈。

没有一个人知道她在哪儿。

我那本见不了光的相册被她拿走了，而她却没有给我留下任何东西。

她可真是狡猾透了。

我只能将论坛上那张照片打印出来，放在我每天醒来都能看到地方，告诉自己她曾经来过，曾经带着光来过。

我找不到她。我把所有地方都翻了个遍，就是找不到她。

曾经不喝酒的我，终于知道了酒的好处。我开始整夜整夜的喝酒，我很久很久没有做噩梦了，每次喝完酒后都能梦见她依旧还躺在我身边。

她轻轻牵着我的手，一声一声地叫我老师。

上天总算是心软了。

我在课间听见了两个女学生在讨论一个刚看的小说。

里面的互动别人不知道，却让我僵在了原地。我找到那本小说，细细地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小说里，唐漾拒绝了路兴的提议，坚定地留在了路宴身边。她每天待在家里做她喜欢的事情，等着上完课的路宴回来。

小说里，唐漾在和路宴的婚礼上，对路宴说：「总有一个人，踏遍山河，斩遍荆棘，只为你而来。」

小说里，唐漾对着那个刚出生的小生命说：「爸爸姓路，妈妈姓唐，你就叫路思溱好不好？」

我放在键盘上的手轻轻颤抖。

「作为你的老师，我从来没教过你撒谎。」

撒了一个弥天大谎，欺骗别人，欺骗自己。

7

广播里播报着正在着陆的航班号，我将口罩往上提了提。

小说里，唐漾到最后还是不愿意出门，是个安静可爱的社恐。

想来她这几年，社恐更严重了吧。

我站在人群外，看着一波又一波的人走出来。等到人都散了，我才看到那个戴着鸭舌帽，塞着耳机缓缓走出来的身影。

我几步走到她的面前，她低着头一副做错了事的模样。

「老师.....」

这声老师，我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听到了。

我忍了又忍，最后抬起了她的下巴，看到她那双依旧纯粹的眸子，笑了起来：「小没良心的，知道回来了？」

唐漾回来了，还带回来了国外大学的证书。尽管如此，但她再也没出门过。

她如她的小说里一样，每天待在家里写写小说、逗逗猫，然后等着我上完课回家。

我和唐漾终于结婚了。

小小的礼堂，只有寥寥几个人。

我牵起唐漾的小手，看着她微微发红的小脸：「总有一个人，踏遍山河，斩遍荆棘，只为你而来。」

我看见她有些吃惊地看着我，我笑着吻了吻她微张的红唇。

「从此你便要画地为牢，一生一世只为我一个人。」

唐漾的耳尖悄悄爬上了红晕，她小心翼翼地抬头与我四目相对，坚定的声音答道：「好。」

她每次都对我说「好」。无论我提什么要求，她都那样坚定而认真地答「好」。

很快我们就有了一个小生命，这一次没有如小说一样是个女孩子。

唐漾看着身边那个皱巴巴的男婴，轻轻皱起了眉头。

我好笑地揉了揉她的眉头，尽管我也想要一个女儿，可是我还是对这个她受尽痛苦得来的小生命充满了喜爱。

「爸爸姓路，妈妈姓唐，你就叫路思堂好不好？」我轻声哄道。

闭着眼的小生命咂了咂嘴吧。

唐漾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总算是笑了出来。

路思堂的出生，让原本一直不接受唐漾的路兴改变了态度。

路思堂越长越大，他长得随我。路兴对他喜欢得不得了，时常会来带路思堂去他那里住几天。所以路思堂被路兴宠得越来越无法无天，他在家里上蹿下跳，唐漾经常拿他没有办法。

我虽然每次都会罚他，却心里十分满足。

他顶着我小时候的脸，将所有该得的宠爱都得了，所有想做的事都做了。长得健康又活泼，开朗又阳光。

唐漾也经常看着和小猫上蹿下跳的路思堂出神，她缩在我怀里，小手盖在我的手上。

「爸爸那么喜欢他，可能是想要弥补你吧。」

我垂下眼。

我和唐漾那样宠爱他，何尝不是为了弥补那段阴暗看不见光的日子呢。

太无法无天也不见得是件好事情。

路思堂拎着那张发旧的纸条从书房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今天要被挨一顿板子了。

我没来得及拦下，纸条就落到了唐漾手上。

这个纸条被我放在书房的最下面的抽屉里，后面完全忘了这回事儿，就没有销毁。

「唐漾，我喜欢你，喜欢你很久了，能做我女朋友吗？——周宇杰」唐漾一字一句地读了出来。

我瞪了一眼躲在她身后的路思堂。

唐漾朝我走来：「老师？这是问我作业吗？」

我扶了扶眼镜。

当晚唐漾就让我睡书房，当晚我就罚了路思堂在书房背完《出师表》才能睡。

「亲贤臣，远小人。」路思堂软软的声音刚念到这一句，唐漾就出现在了书房门口。

她双手环胸：「老师，他才三岁，你能做个人吗？」

路思堂听了这话，放下书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看着他泪珠子说掉就掉，突然想把《出师表》换成《离骚》了。当然，最后他没有背《出师表》，也没有背《离骚》。

因为唐漾把他抱走了，而我也被赦免了。

我躺在床上，唐漾最后还是缩进了我的怀里。她毛绒绒的头发蹭着我的下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我抱着她的手收了收，更好地把她收进怀里。

「从你说『今天食堂的饭太难吃了，土豆里好像没放盐』的时候，当时我就想以后就不让你吃食堂了。」

她从我怀里猛地抬起头来，差点撞到我的下巴。

尽管只有夜灯开着，她的眼睛里依旧亮晶晶的：「可是那时候你还没见过我呀！真是网恋啊？」

傻丫头。

我把她的头轻轻按回了怀里，没有再解释。在那之前的事情，就不必再让她知道了。

(全文完)

给大家推一下我的完结小甜文！贼甜！入股不亏！

如何以「将军出征回来了，他还带回一个怀孕的女子」为开头写一个故事？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